

难忘的会见

舒里根 著



В. Шульгин

ПАМЯТНЫЕ ВСТРЕЧИ

难忘的会见

舒里根 著

澤 鼎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一年·北平

В. Шульгин

ПАМЯТНЫЕ ВСТРЕЧ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难忘的会见

〔苏〕舒里根著

泽 湘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56 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3}{8}$ · 插页 2 · 字数 58,000

1961 年 2 月第 1 版

196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65 定价（五）0.30 元

本書作者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舒里根，是1917年入黨的蘇共黨員，從革命初期起，即從1918年起至1931年止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負責工作人員，從1925年起是歷史教授。

他所寫的關於教育學、歷史、俄國社會思想史、文學方面的論文、小冊子和書在三百種以上。他同盧那察爾斯基、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十多年，他是教育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的委員。他由於自己工作的性質，不僅參加過有列寧出席發言的那些代表大會、代表會議，而且常常因公事去見列寧，常常到列寧的家里。

本書里的各篇文章，敘述了作者同列寧、克魯普斯卡婭、盧那察爾斯基幾次會見的情形。



难忘的会见

舒里根 著

* * * * *

目 次

第一次会見	1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7
我只是想和你握一握手	10
在列宁的住宅里	12
我們必須发动工人为面包而斗争	14
一次难忘的談話	16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	19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	21
关于艺术	24
克魯普斯卡娅写自傳	31
蕭伯納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 那里作客	41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47
克魯普斯卡娅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会 議上	54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为綜合

技术学校而斗争的战士 56

克魯普斯卡婭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

教育部的领导者 65

同教育人民委員的会見和談話 76

这里有点儿列維坦画的風格 84

在星期六义务劳动中 89

在別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93

打电話 95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的會議上 97

第一次会見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伏尔洪卡街的一座房子里（現在是苏联科学院語言和文学研究部所在地），举行了州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場沒有坐滿，参加會議的人不多。但是每个到会的人都想要发言，所有的发言都是热情洋溢的。我也讲了話，我也是当时人們所說的“外地来的同志”之一。

我讲了我們在梁贊的工作。讲我們在那里开办了幼儿园、图书馆、人民宮，成立了农业学校，讲我們把各地主庄园中极其名貴的藏书和名画、克列尔庄园的矿物及錢币陈列館都搬到了梁贊……讲人們正在焚燒地主的庄园，也正在毀掉應該搶救的一切貴重品。我談到了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怠工行为，也談到一批立刻承认了苏維埃政权的教师的忘我工作，以及我在当时所想像的那种劳动学校。

以后我們又被邀集在一起談論我們的初期建設經驗，談論我們对新学校的面貌、对还没有拟定出来

的新学校規章的想法。

在休息的时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坐到我旁边来对我說：

——我馬上就要走，我想同您談一談。您能不能在明天这个时候到教育人民委員部去找我？

——当然可以。我很願意去。

*
*
*

一間阳光充足的大房間，中間摆着一張长而又寬的桌子。人們都坐在桌子旁边。有些人在写些什么，有些人在彼此低声交談，另外还有一些人在翻閱什么。女打字員在窗子旁边打字（窗子安装得很高，所以光綫是从上面射进来的）。沿牆摆着一排椅子，很多椅子都坐着人。我沒有立刻看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我不曉得在这間房間里她的座位在哪里。

她坐在长桌的末端，用左手支着头在那里写东西。

誰都沒有阻拦我，也沒有問我是来找什么人的和来干什么的，而我也不知道問誰才好，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我在門旁站着犹豫了一个时候以后，就一直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走去。她抬起头来，立刻认清是我，便請我坐下。

——我們早已了解你了，——她說——这不是你寄給我的党綱中有关国民教育問題的草案嗎？

——是的。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1917年6月，“波濤”出版社出版了列宁所編的一本小冊子：《修改党綱的材料》。列宁在这本小冊子的序言上曾請求全体党員同志和党的同情者“尽量广泛地在党的出版物上轉載这些材料，使全体党員熟悉这些材料，并把所有的意見和草案寄給《真理报》編輯部（彼得格勒莫伊卡街32号，并注明是寄給中央的有关修改党綱的材料）”^①。我当时住在梁贊。由于市杜馬的选举^②我們同謝列达^③一起制訂了一个“市政规划”。在规划里面也有几項是关于国民教育的。我們对这几項有过很多的爭論。有一天晚上，謝列达說道：

——也許應該把你的意見轉到中央去，你以为怎样？

——我对这点沒有想过。

——可是我相信这是應該作的。你在大学里研究过这些問題，現在想一想罢。應該帮助党。你写封詳細的信，将规划上的几項随函一起寄去。

我这样作了。由于《修改党綱的材料》序言中說党綱中关于国民教育部分的草案是克魯普斯卡娅拟定的，所以我就把自己拟的草案寄了一份給她。現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25頁。

② 市杜馬的选举是在1917年7月9日进行的。

③ 謝列达是統計学家—經濟学家，1903年入党，1918年曾任农业人民委員，以后任最高国民經济會議主席团委員。

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所說的正是这件事。

我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可是她却很干脆地說：

——那个草案上的意見当然不是全部正确的，但却有些引人注意的見解。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你响应了党的号召。我們就从这里开始談罢。

她向我介紹了制訂統一劳动学校条例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你应当在这方面帮助我們。現在我把一封短信写完，你現在就抓紧时间把人們在代表會議上所說的意見写下来，知道地方上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她让我坐在她的旁边，請秘书拿来一張紙和墨水，她把自己用的紙拿到自己面前。我于是就动手写，但还没有写完，就有一个人走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跟前，小声告訴她接她的汽車已經来了。她取下挂在柜子上的披肩，然后走到我跟前問道：

——順便送你回去可以嗎？

——謝謝，我可以走回去，离这里不远。

——在路上我們还可以談一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表示異議——因为，你还没有告訴我你对我的提議的想法呢。

現在我才明白，她所談的是我到莫斯科来，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問題。

——我是州党委会和州执行委员会的委員，

——我說——我本人不能决定这些問題。

她微微地現出了笑容，大概她所期待的正是这样的答复。我們走到楼下，大門是朝着克里姆林宮廣場开的，汽車停在門口，有人从里面把汽車門打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汽車里面。

一路上他詳細地詢問梁贊州的情况，如党組織的情况、州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群众的情緒等。当汽車駛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宅的时候，他邀請我到他們家里去。我們的談話一直在进行着。我告訴他，原来規定由梁贊州派出十个共产党人出席立宪會議，我們只派出了四个。

——当时有多少黨員？現在有了多少？

他需要准确的、核对过的事实。他很关心知識分子的情緒。我还向他介紹了州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情形。这次的代表大会我至今还記得。大会是在一个有上下两排窗戶的很大的大厅里举行的。大厅的尽头坐着一个由一些人半遮住的、体格端正的美少年——国民学校校长的儿子。他慢慢地抬起双手作出人們所熟悉的手势，把四个手指放入口中，大厅里发出响亮刺耳的口哨声。接着他的口哨声和其他人的口哨声、嘘声、頓脚声立刻就溶成一片。这是第一次的見面礼。这是教师們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祝賀！

——有沒有同情者呢？

——同情者不多，而且很复杂。我在来莫斯科的途中，和一些出席州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回去

的教师同了一段路。他們中間有一个老女教师。她在代表大会上从来也沒有发过言，但是她却和我們一起参加了表决。她是回耶戈列夫斯克去的。在要下車的时候她对我說：“你是个好心腸的人，在會議上和在这里的車廂里，我都听到过你的言論，我想告訴你：你迟早是会皈依上帝的。”

——你是怎样回答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問道。

这个問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感到狼狽不堪。我想：我当时对女教师的回答是否正确呢？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凝視下，我只好重述我对女教师說过的話：

——我們要走向共产主义。你要帮助我們。她想了一想回答說：“你真找到帮助的人了！我有什么力量呢？我一生都是在教小孩子，只不过如此而已。”她沉默一会之后又补充說：“我可以帮助，但是有什么益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点头告别后就下車了。

我还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介紹了五月举行的州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告訴他社会革命党人捣乱，他們調集自己的队伍包圍州执行委员会，架起机关枪，提出最后通牒等情况。

——你們是怎样对付这种情况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問道。

——我們粉碎了他們的部队。但是他們的头領

們有的逃匿到唐波夫州，有的逃匿到沃羅涅日州去了。

——這很嚴重。你應當同雅羅斯拉夫斯基談談這個問題。我們莫斯科軍區現在由他負責領導。你一定要去談。若是沒有談妥，請打電話給我。

談到這裡我們就分手了。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

我第一次看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出現在講壇上是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代表大會是1918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莫斯科杰維奇波列原婦女講習所大廈^①里舉行的。

光綫從圓廳的上面射進來。圓柱的後面是走廊；走廊里有幾道門通往辦公廳和各公事房，一條寬闊的樓梯通向二樓和三樓各教室。只有一個最大的教室有幾個門直接通到圓形大廳。這幾個門都是雙重的，因此，大廳里的嘈雜聲也就不致傳到教室里來。

今天教室的人特別多。歌聲洋溢。人們聚集在過道上。昨天就已經到處傳說列寧今天要來發表演說。可是所有來的人們中間卻沒有他。大家在討論。每個人都是一面聽着一面等待着。只要門開一下，大

① 現在這裡是莫斯科列寧教育學院。

厅內就发出沙沙的声音，大家都轉过身来，看是否是他。可是仍然不是他。討論結束了。代表們提議休息去进午餐。主席团的一位委員反对，他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經由克里姆林宮動身了，再过几分钟他就会来到这里。

代表大会繼續进行，不过人們的期待心情更加緊張了。

列宁悄悄地，毫未引人注意地走了进来，大会的代表們並沒有立刻看到他，主席团的委員們也沒有立刻发现他已經到来。只有当站在右边門旁的人們閃开一条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桌子的时候，大厅里才响起一陣掌声，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他的。“是列宁嗎？”“是的，是列宁。”他和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問好。这时，大厅里才发出雷鳴般的掌声。

——你看他是多么的朴实啊。——和我并排坐着的一位乡村女教师說。她的声音很高，但是沒有任何入惊奇，也沒有任何人阻止她。大家都明白：她是第一次看到列宁。

列宁坐下来，微笑着和卢那察尔斯基說了几句話，当卢那察尔斯基講話的时候，他仔細地望了望大厅。随后，他站起来，和藹地点头，走到桌子跟前。

——同他一起的是誰？——女教师問我。

——瑪丽亚·伊里尼奇娜。

——姊妹嗎？

——是的。

大厅并未立即靜下来。还可以听到兴奋的私語声，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迅速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的。列宁接着說道：

“我們說：我們的学校事业同样是为推翻資产階級而斗争。我們公开声明，学校可以脫离生活，可以脫离政治，这是撒謊騙人。具有旧資产階級文化的最有教养的人們实行怠工是怎样一回事呢？怠工比任何鼓动員、比我們所有的演說和成千种小册子都更清楚地說明，这些人把知識当作专利品，把知識变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他們利用他們的知識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①

这几句話簡單明了，而且真實，它們打击了怠工者，戳穿了他們的丑行。

——劳动者渴求知識，因为知識是他們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經懂得：知識是他們爭取解放的武器，他們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現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要全靠他們自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結束演說时，和在家庭里、在少数同志中間結束談話时一样，情緒既不激昂，也沒有演說家慣用的号召，沒有高声疾呼，而只是說：

“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

①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69頁。

人們，優秀的教師們，都會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一定勝利的可靠保證。”^①

——簡單明了而正確。——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教師說。

——簡單明了而正確。——從各地來的很多人民教師也這樣說。他們覺得現在列寧所說的正是他們經常所想的。他們向他熱烈地歡呼。

我只是想和你握一握手

有一次，我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起去參加一個音樂會。那是安娜·伊里尼奇娜邀請我去的。安娜·伊里尼奇娜是一個聰明、精力充沛、極其喜愛兒童的婦女。她已經不年輕，和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樣，她也喜歡談過去。就在那天晚上她敘述了媽媽怎樣教她們學外國文，媽媽是怎樣一個高明的音樂家，她們的家庭如何愛好音樂。她講完這些以後就說道：我們一起去參加音樂會罷，列寧夫婦也要去的。

她有時候就是這樣稱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的，雖然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在那些年頭常用的姓是：“烏里楊諾

^① 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70頁。

娃”，后来她才在自己的文章上用自己未嫁前的姓：“克魯普斯卡婭”。

音乐会在工会大厦里举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天晚上非常疲倦，音乐会尚未結束，他就走了。

——娜秋莎，我們走罢。——他說。

于是我們三人一同起身。存衣室在邻接圓柱大厅的圓厅后面。报告人、主席团的成員、演員的外衣都存在这里，我們的也存在这里。一个看門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他认清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向挂衣架走去。

——請不要劳駕，我自己来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着就很快走向前去。

但是看門人已經拿起大衣。弗拉基米尔穿上大衣后，轉过身来，把手向看門的人伸去。这个看門的人急忙閃开。

——你真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維埃政权下是不收小費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起来：

——我不会小看你的，我只是想和你握一握手。——他說。

看門的人更加感到不好意思，紧紧地和列宁握手。

我們走下来。在工会大厦入口处对面的奥霍特勒亞德地段，屹立着未来主义者塗得非常鮮艳的貨亭。

——好看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問道。

——不好看。——我回答。

——可是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就說很好看。对他有什么办法呢？但是應該有个办法才是。

在列宁的住宅里

列宁的住宅很小。喝茶的地点是在厨房里。这次我在他家喝茶也是如此。

我背朝进来的那扇門坐着，窗子在右边，靠窗摆着一張鋪有漆布的桌子，桌上的茶炊噗噗地噴着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面对着窗子站着，她把不知是胡蘿卜作的，还是越橘作的茶叶放到茶壶里，因为当时真正的茶叶是沒有的（在放茶叶前她擦了一下茶匙）。然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拿出一小块糖来，砸成四份，三份放在桌上，另一份用紙包着放到柜子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进来就說道：你并没有讲完自己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他服苦役有二十年之久，为什么不逃走呢？为什么不逃走？其他一些人都逃了，而他却不逃，这一点你怎样解釋？

如果我以前沒有想到过这个問題，那我能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什么呢！我照实这样說了。

——人們写了些什么呢？

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就把人們所写的那些告訴他。那时人們写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並沒有准备逃，說他是以基督教的溫順态度来对待苦役的，說他的信念的特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誰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問道。

我告訴了他作者們的姓名。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讀他們的東西呢？这些都是路标轉換派分子，都是叛徒。娜秋莎，在学校里人們研究車尔尼雪夫斯基嗎？

——研究的。

——怎么样？要知道，这是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觀的問題。不，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你要研究这些，你一定要研究。

于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又几次向我詢問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問題，接着她就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她与他一起怎样讀《怎么办？》，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善于在小說里发现人們所沒有注意到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插口問我：

——你記得那个穿喪服的太太嗎？

《怎么办？》我讀过几遍，但对穿喪服的太太却記不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驚訝。接着他就朗誦起来：

一个年轻的战士，
他现在就要出征。
骑士装好了火枪。①

这是那个穿丧服的太太唱的。她号召薇拉·巴夫洛芙娜、吉尔沙诺夫们、罗普霍夫们从事地下工作。全部的意义都在这里，而你却不记得！你怎么会不记得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厨房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说道：

——这就是任何人不注意的那些详细情节之一。

我们必须发动工人为面包而斗争

这一年很冷，天气晴朗，积雪辉映。几乎所有工厂的烟筒都没有冒烟，所有的房屋都没有升火，所以雪是洁净的。只有某些地方，半空着的房子用来取暖的“小铁炉”的铁筒从通风口伸出来。劈柴、煤都没有。人们用家俱、书籍一类能取暖的东西来取暖。半毁坏房屋的大圆木都被陆续地拆走了。空空洞洞的小铺子附近有許多人排队，在等待要运来的一些什么东西。饥饿笼罩着整个莫斯科，不愿意离开。配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39年莫斯科版第11卷第335頁。

給居民的面包只有一俄斤的八分之一，面包的質量也很壞，不過就是這樣的面包也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的。

干涉者的火圈緊緊地扼住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干涉者所支持的國內的白匪們也群起暴動。火災的火光照遍大地。黑烏鴉們哇哇不休地說着喪氣話：“蘇維埃快要完蛋了！”胆小怕事的人們，也張皇失措地躲避起來了。

但是列寧所領導的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戰鬥中鞏固起來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作過一個指導性的報告。這個報告簡單扼要：

——莫斯科沒有面包，應配給的口糧無法發放，三五天之內還運不來。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政權，人民的政權。我們应当向人民說明真相。出路只有一條，即立即派火車去運糧食。各工廠工人的代表們應當隨同火車前往。必須要各工廠的工人選出自己的優秀人物來，我們必須發動工人為面包而鬥爭。

今天十一點鐘開出火車，三五天之內就會運來面包。

我被派往各紡織工廠去發動工人。在原布齊科夫工廠第一次召開的大會的情形，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婦女在巨大的廠房里喧嚷着，當布幕啟開時，她們就像一個人似地站了起來。很多婦女抱着哭哭啼啼的孩子。她們把孩子遞向前面叫道：

——抱去罷，反正是死！

喧嘩、吵嚷、叫喊聲連成一片。簡直不能說話。主席搖鈴，但是鈴聲被嘈雜聲所湮沒。

我走到講台前說道：

——同志們，莫斯科沒有麵包！婦女們聽到這句話後安靜下來。於是我就利用這瞬息間沉默的機會，重新復述了從列寧那里所聽來的那些話。

——同志們！莫斯科沒有麵包！出路只有一條：你們立刻選出全權代表，派他們到喀山車站去。今天十一點鐘開火車去運麵包。過五天，第一趟車便可到達莫斯科。

沒有經過任何的爭辯和討論，就認真地選出了代表，並且立刻為他們準備了一下，就把他們送往車站去了。這個廠里的情形是這樣，其他各廠里也是這樣。列寧的見解很正確。工人們信任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他們選出了全權代表到鄉下去。

一次難忘的談話

開始發給口糧了。我也領到一份。口糧很少，而在兒童社會政治教育事業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却有300人，其中有很多人都餓着肚子。在餐廳（餐廳設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大廈的半地下室的一層房子里）

開門前幾分鐘，人們已排了長長的一隊。我們當時是否要付午餐費，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人們不是向交款處移動，而是向發湯匙和湯的小窗口移動，這點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所謂的热湯，不過是里面浮着一些受了凍的馬鈴薯皮而已（而這已被認為是很好的午餐了）。人們貪婪地吃着。

午餐有時候有第二道菜，那就是沒有一點油、用水煮熟的两三匙兵豆。面包是沒有的。有些人自己帶面包來，但這種人不多。我領的是一整份口糧，感到很慚愧。我把它交給管理局的一個秘書，請她分成四份。傍晚她來找我，問我：如果她把口糧分成五份，我是否反對，因為有一個同志必需增加飲食。我同意了。於是她就把我那份口糧分成了五份，分給我一份。

這件事不知怎麼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知道了。

——知識分子！典型的知識分子！——他說——蘇維埃政權發給他一份口糧，而他卻把那份口糧分給別人！這像話嗎？如果我們有口糧可發，那我們自會發給所有的人。但關鍵問題是我們沒有那么多口糧可發。所以我們才挑選那些最需要增加飲食的人們發給。這就是革命的合理性。而你卻破壞了這個合理性。

他的眼色很严厉，但是在他多日未修整的鬍子下面露出了隱約可見的微笑。

我很熟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生活情况；我不只一次地看到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自己縫补衣服，我們有时打趣她，說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看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着补过的褲子，也很清楚一些这样的故事：医生曾經开条子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麦片粥，可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沒有麦片，她又认为去請求发麦片是不适宜的；如果斯达索娃不来干預这件事，医生的这个指示就不会执行。

党中央曾作出关于增加許多有病同志的营养的決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其中之一。同时，我知道每次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包裹（这是劳动人民热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表现）时，他就把那些包裹送給保育院。凡是想在供应方面优待他的作法，都会使他生气，而且他会立刻制止这种作法的。

——知識分子，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望了一望他穿的那条补了的褲子說：

——我知道还有一个知識分子！

——可是你要知道，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回駁。但以后当他走开和我握手的时候，他又补充說：不过我若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会像你那样作。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1920年那年我听过列宁的几次演说，一次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次是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另一次是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的题目不同，听众的成分也不同。这几次演说并没有都用速记法记下来，其中有一次就是由于列宁的坚决要求而没有记下来的。^①

这里所叙述的便是那次没有记录下来的演说，即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8月31日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到了代表大会。

当我走进主席团的房间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脱下了大衣。他很愉快，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当时台上有一人正在发言。

——我等一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让他说完。

过了两三分钟，明仁斯卡娅^②进来了。

① 见《真理报》1920年9月3日第2版，《教育工作者》1920年第1期第12—13页。——编者

② 留德米娜·卢多里佛芙娜·明仁斯卡娅，当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可以開始了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她握手時問道。

——當列寧沿着兩級梯蹬上台走向講壇的時候，大廳里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留德米娜·盧多里佛芙娜·明仁斯卡婭請他發言。

他舉起一隻手來，希望掌聲停止下來。

——同志們，——他說出這句以後，趁着人們逐漸安靜下來的時候，就對速記員說：請不要記錄。

速記員們放下筆，但仍然坐在桌子旁邊。

——請免除速記員們的工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輕聲地對主席團的委員們說^①。等了片刻，當速記員們走了的時候，他又重說：

——同志們！

他的報告使人振奮，充滿了勝利的信心。他說到協約國已開始瓦解；說到英國無產階級的團結；說到堅定而平靜地喊出“不許干涉蘇俄”、並在英國歷史上第一次企圖迫使政府接受自己意志的英國各地的行動委員會。這些行動委員會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想起了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他還說到企圖奪取工廠、發動農村居民起來鬥爭的意大利工人；詳細敘述了法國軍隊中的不滿情緒，以及勞動人民對蘇維埃國家同情的增長。

① 大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為報告中有許多問題在那個時候還不宜宣布。

會場里的人們熱情洋溢。他的報告剛一結束，馬上就響起了《國際歌》歌聲。開始時，歌聲和掌聲溶成一片，但掌聲很快就沉寂了，歌聲卻繼續着。會場里的人全體起立，列寧站在講壇旁邊，也一起唱起來。當歌聲終止時，又重新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 全國代表大會上

現在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劇院這座房子，當時是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校址。在那里舉行過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大廳，現在已經改建過了。那時候既沒有舞台，也沒有樂隊。不僅對着小季米特羅夫卡街（當時叫契訶夫街）開有窗子，而對着院子的一面也開有窗子，所以從左邊、從後邊都有光綫射到臨時搭的木板台上。這個台是一個普通的不會油漆的白色的講台。台中間擺着一張長桌，上面鋪有紅色的桌布，長桌的左邊是速記員們用的一張小桌子，小桌後面是一架大鋼琴，幾乎是靠牆放着的，離長桌不遠的右前方就是講壇。

這個講台可以從大廳里離右牆兩三公尺遠的一個三四級的小梯子上去；也可以從休息室穿過窄小光亮的走廊上去。走廊朝着院子開有窗戶。

大厅中間悬挂着一盞又重又大的吊燈，樣子像一個寬闊的金屬環，一根鍍金的輻條伸向吊燈的中心。^①

燈泡安裝在環的里面，環的里面鍍過金，周圍有套衬；窗戶之間的牆上安裝有金屬的壁燈。

台上沒有幕布，台的上面和牆壁上挂着大幅紅布，上面寫着當時流行的口號。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一起來了。他是從大厅看不見的那扇門到台上來的，我和明仁斯卡婭，波德伏依斯基，盧那察爾斯基以及其他的人也是從那里進來的。列寧把大衣放在椅上以後，靠後牆站着，向大家問好。很多人的袖子是卷起來的，他們是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後直接到這里來的。大厅里一片嘈雜聲，人們戴着帽子，穿着皮祆、大衣進來後就找坐位，沒有找到坐位的人，就坐在台口、窗台、梯蹬上。人越來越多，後來的人只好站在過道上，代表們仍然不斷地走進來。下面沒有衣架，許多人就脫下大衣放在自己的身邊。

列寧從主席團的左方，從坐在小桌旁的速記員們的近旁走向講壇。大厅里立刻響起震耳欲聾的掌聲。列寧現出了笑容，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只表，看了一下放在講壇上，然後從容不迫地從上衣口袋裡

① 完全不是保·弗·約翰遜的畫里所描繪的那個樣子。也沒有他讓主席團中某個成員坐下的那張軟安樂椅，可是卻有他所沒有畫的一個講壇。

取出几張写滿字的紙，放在比較低些的地方。

——同志們，——他說。

大厅里沒有立刻安靜下来。他稍稍等了一下，又說：——同志們！

列宁讲演时，有时靠着讲坛站着，有时离开讲坛稍稍往左一些；有时他又向前走两三步，这样主席团的桌子和讲坛都在他的后面了。他又走近讲坛，用左手碰一下讲坛，好像是要推它似的；然后再后退两三步，站在讲坛后面，把大拇指插到背心里面，从容不迫地繼續讲下去。大厅里寂靜无声，誰都沒有打断他的话，沒有鼓掌。他的演說使所有到会的人都感到驚訝。大家都以为他要談国际局势和一般的政治問題，而他所談的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問題，他认为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

在他面前的不是高年級的学生們，不是教師們，而是在国内战争时上过前綫的人們，共青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們，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對他們說：任务就是要学习。

起初很多沒有了解的人，現在已开始了解：列宁向他們提出的責任是何等重大，任务是何等艰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結束了报告，会场里寂靜无声。突然之間这种寂靜为热烈的欢呼所代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容不迫地把放在讲坛上的那几張紙收起来放到口袋里。热烈的欢呼还在繼續着。他轉过身，走了两三步，很謙遜地坐在讲坛后

边靠近主席团桌角的一把椅子上。

主席递给他一堆字条。他迅速地一张一张地看了一下，然后将那堆字条拿在手里，走到讲坛跟前。

那天晚上没有人再做报告，可是在大厅里、在休息室里、在代表们回去的路上、在公共宿舍和住宅里还在对列宁所说的問題激烈地爭辯和談論了很久。每个人都了解到：在他的話中，对他們当前所要作的主要事情都有解答。

关于艺术

我不只一次地和列宁談过艺术問題，参加过他和其他人的談話，听到过他对某些作家、艺术家、作曲家的看法。

列宁很爱好俄国的古典文学。他的演說和論文中，时常引用薩尔梯柯夫-謝德林、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他也不止一次地写过論列甫·托尔斯泰的文章。他在日常的談話中，也爱使用从果戈里、涅克拉索夫、契訶夫、屠格涅夫及其他偉大作家們那里汲取来的語言和比喻。^①

① 1957年春季，我在克尔日札諾夫斯基那里也和往常一样，談到一些往事，他說道：“你总是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好俄国古典文学，而从沒有提到他是否爱好西欧文学。其实他很熟悉并善于評價西欧文学。他爱好西欧文学。”

他非常注意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們。

沒有人能像列寧那樣了解作家的吸引人的力量、文艺作品的威力及其意义。他在論托爾斯泰的一些文章中，不僅評價了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托爾斯泰的政治路綫，而且还从艺术家这方面評價了托爾斯泰。

我記得：在座談宣傳全俄電力化委員會計劃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時而提議教育人民委員會要“好好地”從事這項工作，時而提出必須寫許多小冊子和書籍的意見，時而指出每個發電站必須成為教育的策源地，他還談到小說方面的事：

——娜秋莎，若是指定一個人寫本小說，行嗎？

他又向盧那察爾斯基說：這是你這方面的事情了。

——小說？——盧那察爾斯基的話音里帶着疑惑、躊躇的聲調。他取下夾鼻眼鏡，用自己的近視眼來細瞧列寧。

——為什麼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你們的波格丹諾夫寫過一本《工程師門尼》，一本很不高明的小說；毫無根據的幻想，所以他就是一個組織形態學家。但假若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問題呢？現在，這有可能了，因為我們有了全俄電力化委員會的計劃，一個有科學根據的計劃。還需要什么呢？不是要使作家真正地了解人們嗎？那就會是一個天才的作家呢。為什麼不可能呢？應當去尋找這樣的作家。或

許可以和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商量一下？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你認為怎樣，行嗎？

還有一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當着我的面在談一件與這件事情完全無關的事情時，不知怎樣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了。

——車爾尼雪夫斯基能寫出一部《怎麼辦？》。這部小說號召人們同沙皇制度鬥爭了幾十年。為什麼我們不能寫出這樣有藝術力量的小說來呢？

我還記得：1918年8月第二次會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時候，我曾簡單地和他談過我們在梁贊州從地主莊園中運出藝術作品和圖書，舉辦馬利亞文、麥什柯夫、卡利尼欽科等人造型藝術展覽會的情形，當時雖然也還開槍射擊過，燒了地主的莊園，公開的階級鬥爭搞得很激烈。而我害怕列寧會嘲笑我們，說我們搞的是無足輕重的小事。可是列寧卻熱烈地稱贊了一番。

——你們做得很好，搶救了收藏在莊園中的珍品，使它們成了人民的財產。你們有責任做這件事情。因為所有這些物品都是人民創造的，應當屬於人民所有。

我胆壯起來了，於是就向他介紹了我們所搶救出來的一些名作，然後又談到關於柯爾丹諾夫的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是那個問題的進一步的展開。

柯爾丹諾夫是梁贊州的軍事委員。他的身材高大而勻稱，容貌端正，留着又黑又密的小鬍子，是一

个坚定、生气勃勃的聪明人。但是他每次到报館編輯部来的时候，总是很害羞似地走到桌子跟前，小聲地問好，落坐后，迟疑不决地問道：

——怎么样？可以嗎？

在他的口袋或是非常整洁的軍大衣的翻口袖里装着几張紙，这就是說，他带来了新作的詩。柯尔丹諾夫的文化程度不高，很多詞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发音，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的，因此他的作品上的詞是很容易押韵的。但是只要把詞写对了的話，韵脚就没有了。这就使他十分痛苦，有时候还使他忿怒；这时他就会大叫起来：

——要更好地写！即使我写出来了，人們也不会讀！你已經习惯于讀“高貴人們”的作品，所以你觉得这都不行！专事挑剔。可是对于我們的弟兄們，这样是行的。不行嗎？——他向在場的人們問道。

經常有紅軍战士、工人聚集在編輯部，有些人也是送詩来的，送小品文和論文来的不多。在1917年和1918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写詩。当柯尔丹諾夫說：“不行嗎？我不是为資产者写的，而是为人民写的”的时候，他就立刻得到周圍的支持，可是他的怒火馬上又熄灭了。

——这怎么行呢，——他犹疑地繼續說——写给人民看的，應該比写给資产者看的更好才行。而我却对你叫喊起来。請原諒。这就是說沒有命中。你們也都很好。但你們不去帮助州軍事委員了解

錯誤，却也大叫：這詩可以。不，它不行！

在他的熾熱的黑眼睛中顯出了堅強的意志。他拿起經我修改過的詩稿，高聲地讀它。但忽然住聲了。

——你明白你做了什麼嗎？——他對我說——詩的力量失掉了。這種力量到哪里去了呢？改動了兩三個字母，而力量就不存在了。——他又拿起詩稿來讀，細聽詩句的音韻，中途又停了下來：——詩的音韻已沒有了。沒有音韻能算什麼詩呢？這篇詩已經沒有了通向心靈的道路。這就是你所干的！——他憤怒地把稿紙撕了。——你說不要撕嗎？它們有什麼用處？誰需要它們？

有時候，柯爾丹諾夫却很愛惜地把手稿疊起來放到口袋裏。

——你自己的寫好了嗎？——他問我。

——寫好了。

——我要在空閑的時候讀一讀。我明天來。

空閑時間是不常有的，而“明天”也往往不是第二天；不過遲早他一定是會來的。當編輯部沒有人的時候，我們就並排坐着，設法把事情辦完。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微笑着說：

——人民中的典型人物。他認定藝術是影響人民的一種力量，並想使這種力量為人民服務。“沒有音韻能算什麼詩呢！它們已經沒有了通向心靈的道路”。這也就對你回答了關於形式和內容的問題。維

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你要注意这一点。你們州的軍事委員对这个問題的認識比很多批評家高明得多^①。你可以告訴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

据我知道，波克罗夫斯基是有时在列宁面前胆怯的唯一的一个人。

原因是列宁的許多决定都出乎波克罗夫斯基意料之外，同时打击了波克罗夫斯基的自信心和粗率作風。当波克罗夫斯基向列宁陈述其关于工农专科学校的报告时^②，我就有了这种想法。波克罗夫斯基好像觉得不等到工人們、即无产阶级的青年們修完普通中学的課业，便将他們吸收到大学里去的这种想法是很动人的，是人所希望的。所以他期待列宁会立即贊同他的想法。

——这要花多少錢呢？——列宁問。

一切都算好了，連編制和校舍等等都算好了。波克罗夫斯基是这一事业的发起人，也是实现这一事业的热心贊助者。于是他就开始說明自己的計

① 列宁于1918年6月10日接見了柯尔兹諾夫，他是因社会革命党人在梁贊州活动而來求見列宁的。当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他的陈述記了下来連同自己的便函，一并送交国防人民委員和內务人民委員了。

② 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罗夫斯基是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1905年入党的苏共黨員，在1918至1932这些年中，他任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副部長。

划。但列宁打断了他的话：

——我問的不是这个。这些都不是资产阶级的孩子。资产阶级的孩子是有他們的父母供养的。我們現在所談的是我們要讓他們脫产的工人同志們。因此，我們必須多少補助他們一些工資。这要花多少錢呢？

誰都沒有考虑到这一点。

——請你到教育人民委員部去計算一下，然后再來談。——列宁說。

波克罗夫斯基很难为情，很窘，也欽佩万分。他很慚愧他浪費了列宁的时间。他无论如何不能了解：为什么这样簡單的問題，以前他竟沒有想到。以后，每当他要去見列宁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里总是有点不安。他觉得一定会发生某种类似的情形，他觉得列宁要問他的，就会正是他所沒有想到的。而这本来是极其平常的，可是无论如何是不能缺少的，不然就不能实现預定的計劃，就会使經過周密考虑的一連串論据归于破灭。

有一次他問我：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你认为我的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点是什么呢？——他沒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說：我的馬克思主义是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义，而列宁的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馬克思主义。

他认为列宁的特点、列宁之所以能看出最普通、最平常事物和为之而奋斗的那些遙远的目的之間的

联系，就在于列宁具有善于发现极平常、同时又是为实现计划所不可缺少的那些事物的本事。

克鲁普斯卡娅写自传

这是个夏天。太阳明朗地照进了窗户。在一个黄色大公事包里放着一叠教科书。这是日以为常的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认为教科书有重大的意义，无论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她的办公室里，或是在她的家里，甚至在她去休养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养所里，都可以常常看到一些教科书。那些教科书通常是俄文的，但间或也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

她审查那些教科书，写评论，写指示。

这些教科书多半是预定供各种年龄和各种学校使用的苏联教科书。有时教科书的作者因为不同意评论家的评定或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科书委员会要禁止他们的教科书或要他们修改教科书的决定，而把教科书寄来申诉的。

那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谈话，我们所谈的并不是一些小事情，而是教科书在教学和教育中的作用、编写教科书的原理、教科书的形式、如何配合新教学大纲、教材及其配置、教科书的装帧设计（如字型、插图、纸张）、字行的长短和各行之间的距

离等問題，总之，問題很多，有的談話当天不一定能够結束。有时候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問題需要鄭重地研究。因此我所領導的科學教育研究所又在自己的工作計劃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題目、布置了許多研究工作。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認為教科書應該由專家來寫，因此，在她的辦公室里可以碰到烏沙科夫、查瓦多夫斯基、阿爾漢格爾斯基、布里茨克等人。她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总之，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遇到她認為可以幫助這一事業的人們時，她就同他們談論編寫教科書和兒童讀物以及成年人讀物的問題。有一次，她很高興地告訴我：

——我看見了巴赫。他答應同學術界全體人員一起寫作通俗讀物。同他倒是很容易說通，因為他了解人民多么需要通俗讀物，並且他也会寫通俗讀物。

寫通俗讀物，這是一個又大又困難的問題。它使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感到苦惱。

學者們不會寫通俗讀物。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有幾次收到期待已久的某些學者所寫的讀物時，總是失望地說：

——他們不會用普通的語言說話。

她反復地閱讀了烏申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在他們寫的教科書里發現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她特別喜歡托爾斯泰的語言，對他有一種特殊的看法。

她认为他是一个反映了一整个时代的俄国生活的天才作家，是一个善于了解和表达农民与贵族地主的細微心情的卓越心理学家，是一个非凡的大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但托尔斯泰的哲学，他的“不抵抗邪恶”的理論却受到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严厉譴責……

在談論教育学問題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也常常想起托尔斯泰。在克里姆林宮她的房間里的桌上右边，常有一本旧的、一看就知道是托尔斯泰著的初級識字課本，有时放在公事包的上面，有时放在公事包下面。現在在她的桌子上还摆着一些旧教科书。这些旧教科书比普通的教科书要大些。她发现了我的詢問的眼光，于是就朗誦了一首四行詩，作为她的回答。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爱好詩，而且似乎专爱好俄国詩人的詩。我不記得她在什么时候朗誦过席勒或歌德、雨果或魏海依倫的詩句，只有对海涅是例外。可是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养所的凉台上，在汽車上，在克里姆林宮她的住宅里，我都听到过她朗誦涅克拉索夫、萊蒙托夫、普希金的詩句。她还記得一些民間流行的歌謠，并常常当着我朗讀这些歌謠。可是現在这些歌謠的音調有些不同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停止朗誦后說：

——这首詩我記得，但作者是誰却忘記了。——

她又朗誦下一首四行詩，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回忆起詩人的姓名，或者是为了要我提醒她。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她朗誦的那几首詩的作者是誰了。是阿克薩科夫？还是普列舍耶夫？但是在当时，我是說出了作者的姓名的。而且她还把那个作者的姓名記在一張紙条上夹在教科书里面。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着手写自傳。她重新閱讀列宁的著作，收集可以帮助她回忆过去的材料；因此教科书她也用得着。

——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需要回忆过去，——她說——所以我又在閱讀。——并且重讀久已忘記了的、已不存在的那些作家的詩。——需要熟悉我們这个时代，要像当时一样去思考、去体会。

——现在像当时一样嗎？——我犹疑地說。

也許她在我這句話里感到諷刺和驚訝，所以她仅仅說道：

——我已經六十多岁，我是一个老太婆了，但是要真實地叙述过去，就需要善于像当时那样来感受。

她打开一个三层的公事包（这公事包已送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她还在用它），想在里面找点什么东西。結果，她終於找到一小块写滿了字的紙。这是一封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开始大声地念。仿佛有某种久已过去，但还繼續存在的東西对我襲来。我没有問这封信是誰写来的。这只有同她几十年不見面的童年时代的女友才能这样写。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坐在椅子上，臉朝着我，側身靠着桌子。明朗的陽光照着她的兩頰，因此她臉上的皺紋更加突出，臉上的黃色也更加顯著。

我用手靠在皮沙發的靠枕上。我們相距不過一步，房間是那麼狹窄。不僅信的內容是說遙遠的過去，信的体裁也是過去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孜孜不倦地尋找一些老年人，同他們通信，和一些同年歲的人們聚談過去。

她在努力準確地回憶往事和更確切地說明往事時，思想總是不安的。的確是不安的。過去的許多事情，她已經記不清楚，甚至需要猜測了。這些猜不出的謎使她焦灼不安。

自傳沒有寫出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有時把它扔開，有時又重新寫。她寫的時候丟開了一些問題，放過了一些生活過的年月沒有寫。

一些重大而很複雜的問題使她感到為難。

——你知道一些關於烏廷的情形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有一次問我。

——知道。

我向她介紹了1861年的學生運動，烏廷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關係，烏廷參加“土地與自由”社，烏廷逃往國外和由國外的來信等情形。她很注意地聽，要我說出準確的日期，說出烏廷的朋友和熟人的姓名。她問我烏廷是什麼時候回國的，回國的經過情況如何。

我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到惊異。它們使我回想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談过的那些話，那时他曾托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向我“詢問”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更詳細的情况，他也曾指定我从事于研究車尔尼雪夫斯基，并写一本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书。

当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还会詳細地問过我关于波兰起义、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同地下工作的联系的情形。这些问题迫使我重新去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及有关他的文献。我記得我讲过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制盐厂呆过的事情，她要我詳尽地介紹一下他在那里同哪一个波兰人会过面。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又注意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私人生活。她不大了解他同他的妻子——奥莉伽·索克拉托芙娜的相互关系。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了解到許多事情，不过这都是其中沒有奥莉伽·索克拉托芙娜露面的事情。可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却抛开一切不足道的事情，紧紧地抓住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不同車尔尼雪夫斯基并肩前进？为什么她不参加他所进行的斗争？我說，因为奥莉伽·索克拉托芙娜在1861年即被監視，直到1892年才解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馬上就責备我。

——为什么你不說？为什么你不写出来？知道这件事于我們的共青团員是多么有益！他們現在想

像不到沙皇时代的阶级斗争。而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自由派把他们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憎恨轉移到奧莉伽·索克拉托芙娜身上。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答应写出来。过了几年以后，即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又詳細詢問我关于烏廷的情形时，我以为这是想檢查我是否还记得对列宁所承担的义务——写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沒有？我现在是不是在写这本书？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

——我們当时住在彼得堡。父亲逝世了，我們同媽媽一起过着很穷苦的生活。我当时大概是十四、五岁，我記不准确了。

有一天，一个上了年紀的人来找我們，打听父亲。我說，父亲已經逝世了。他就詳細詢問我：是在什么时候，經過情形是怎样的，在什么地方？又說他認識父亲已經很久，还是住在俄国的时候認識的。那时候我非常怕見生人，我很怕和他說話：“媽媽会对你說得更清楚，等她回来的时候，請你再来一趟罢。”但是他沒有走。他很关心我們是靠什么来維持生活的。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地突然問道：“我給你找一个教学的工作，你願意嗎？”——他为了說服我，又补充說：“教学的工作不会占去你很多的時間，所得的酬金却可觀，而且溫习一下过去所学的东西于你也有益

处。”——那个时候我非常想找一个教学工作，但是我胆怯，怕担负不起，不过还是找过，可是没有找到，因为当时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教学工作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就对他說：“我願意。”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工作。以后，他大約来找过媽媽两次。后来，我再沒有見過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这个人就是烏廷。

因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非常注意烏廷活动的時間、注意烏廷的整个面貌。父亲同烏廷的关系使她煩惱，由烏廷介紹教学工作这一事实使她不安。烏廷于1863年移居国外，1880年回俄国。怎么样？他在这次回国时沒有有什么可耻的行为嗎？看来，使她不安的原因显然就是这件事。

我更詳細地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介紹了伊薩科維奇·烏廷回国的情形。烏廷在七十年代初期离开了革命运动，但是他沒有出卖过任何人。我明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想要知道波兰人同她父亲的可能有的联系。

——我們在波兰住过，这就使我对民族問題有了很多的了解。——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說——沙皇制度在波兰制造的民族压迫，使人不能不感觉到，一举一动都表現有这种压迫，因而到处都有不滿情緒。我記得：在沙皇統治波兰的时候，每家的窗台上都要点着一枝蜡烛。这是警察局的規定。但在我們所住的房子里，窗台上就沒有烛光。在其他一些房子里也有这种情况。因此就发生了一些不愉

快的事情。父亲收集了一些有关工人生活、有关工厂制度的材料寄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他被撤职，送交法院，这个案件竟拖了许多年。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叙述了一些个别的情节，但是她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想要回忆起被忘记了的事情。她要求叙述波兰起义者的情形，是希望能在这种叙述中听到所熟悉的人和这样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可以唤起她童年的回忆，唤起她对自己的谴责：为什么当时不能知道父亲所从事的、并因而被送交法庭审判的工作。那种工作具有什么目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她对父亲的容颜依然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却没有足够的了解，这使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感到痛苦，使她烦恼。

——你读过第一国际的会议记录吗？——有一次我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

——没有。

我把马克思领导下所制定的调查表、第一国际各支部收集关于劳动立法、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工人工资等材料的任务详细地告诉了她。

她打开公事包，把书名记在平常记录当天应办事项的纸片上。

——在俄国有马克思的代理人吗？——她问。

——曾经有过第一国际俄国支部。乌廷曾领导过这个支部。

“現在可明白父亲为什么收集材料，把材料寄給誰了，父亲和烏廷通信的内容了！”——她显然是在这样想。

——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能不能到檔案館去找一找，或同阿多拉茨基談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对这有兴趣嗎？^①

- ① 1936年年底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出版了第一国际倫敦會議記錄(1871年9月)，由于这一文件的公布，《真理报》在1937年5月21日发表了克魯普斯卡婭的一篇文章，标题为《遙遠过去的一頁》。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终于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檔案中找到了关于父亲的更詳細的材料。这些材料使她童年时的許多回忆生动起来并且获得了証实。

下面就是她在这篇文章中对自己父亲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革命家、軍人，在炮兵軍官学校和軍法学院毕业。他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影响下成为革命家的，他同当时的‘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些活动家有联系，他曾經帮助波兰的起义者們逃往国外。他与侨居国外的人們有联系。1870年他被派到波兰任格罗耶茨县（离华沙不远）的县长，在那里他反对压迫波兰人和犹太人，和当地的官僚作过斗争。

他曾以某种方法得到了倫敦會議的決議，并于1872年开始对格罗耶茨县‘农村生产者’（农业工人）进行統計。因此他在可疑的罪名下，在‘无需說明原因’的借口下被撤职送交法庭审問。他的罪状有22条（波兰化——跳波兰的瑪紐卡舞；在沙皇生日那天沒有張灯結彩，在軍官中間进行鼓动工作等等）。父亲的案件于1873年（或1874年，記不清楚了）在华沙高等法院审理。经过审理，有21条‘罪状’无証据，因此不能成立，只有他未曾得到州长允許企图統計‘农

蕭伯納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 那里作客

蕭伯納到蘇維埃俄羅斯來了。他來的時候，對我們的國家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後來，他曾經很生動地講到這點。有些小事對他的啟發特別大。

——人們都說你們這裡鬧飢荒。於是她（他指着旁邊的阿斯托爾夫人）帶來了幾筐和幾大包的食品。但是，一個穿得很好的人走進我們的車廂房間，問要不要早餐。我決定冒險試一試。既然來了，就應該對一切都嘗試一下。幾筐食品還是原封未動地放在老地方，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它們是可以用來應急的。可是早餐就是早餐。當然不是英國式的早餐，要吃英國式的早餐，那就用不着到俄國來。吃完早餐以後我稍稍睡了一下。又有人來敲門，問我們要不要什麼午餐。車廂的窗子外面，是一片美麗的景色，田野後面是一片樹林，真是風景如畫，周圍，遠遠地看去是一些小村莊。火車在大站都停。沒有一個討

村生產者’勞動力這條有證明。

因為這種‘越權’行為，父親被剝奪了罷公職的權利，他曾到元老院上訴，案件竟被拖了六年之久……

1880年，當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元老院才審理這一案件……父親被宣告無罪。”

飯的人。一些小姑娘手里拿着花在歌唱；小男孩在服裝漂亮的人們中間亂串。一點沒有飢餓的跡象。我們從餐車回來後，我決定要把攜帶的食品扔掉一部分。把它們帶到莫斯科去是很丟臉的、不策略的、愚蠢的。但怎樣扔掉呢？這是最為難的事情。夜晚我們偷偷地把它們扔到窗外去了。她也覺得難為情（他又指了指阿斯托爾夫人）。這就是對你的愚蠢的一種懲罰。——我對她說。

蕭伯納關於這件事講過好幾次，但這是詳細的一次。

蕭伯納希望會見的許多人中間，也有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

必須接見一下蕭伯納，——她對我說——但是我為什麼要接見阿斯托爾夫人呢？我不喜歡這類的會晤。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這樣嘮叨着。她當時感到有些不舒服，因而嘮叨就更多了。

她常常嘮叨。嘮叨是她表達各種心情的一種特殊的方式。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閱讀稿件時，如果她不喜歡其中的某幾行，而這幾行在全文中又不重要，她也不堅持非刪掉它們不可，可是她却要使你明白：最好是沒有這幾行。但是如果你很重視它們，舉出了重要的論證，那她最後就會說：

——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你不要見怪。

老太婆是要沒完沒了地嘮叨的。我是老太婆呀，這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她的嘮叨也還有另一種含意：責備、抱怨、惋惜。事情已經辦妥，改變已不可能了。但是使人們明白她是不滿意的，這還是必要的。有時候，她嘮叨的內容應該這樣去了解：“這使我很不愉快。我不願意作這件事情，但沒有辦法，不得不作。”她還是去作的。在接見蕭伯納這件事情方面也有這種意味。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非常明白同蕭伯納會晤是必須的。但是她知道他會向她詳細地問到列寧，問到她和列寧的相互關係，而她談起列寧時，有時會感到非常困難，非常沉重，何況是和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談呢。

——我同他沒有什麼可談的。——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這樣嘮叨着，她仿佛是在尋找一切理由來拒絕會晤。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可是在蕭伯納寫的劇本上常常涉及到一些教育問題，——我對她說——這就是你談話的題材。

——我現在對他的作品連一點印象也沒有，——她回答說。她猛然想起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僑居國外時，他們曾經閱讀過蕭伯納寫的劇本，並且還到劇院去看過他的劇本的演出。

她按鈴。薇羅奇卡^①走進來。

① 當時人們都這樣叫克魯普斯卡婭的秘書，薇娜·索洛莫諾芙娜·德里德佐。

——我們需要讀蕭伯訥的著作，大概娜塔利婭·桑索諾芙娜那里有他的書。

娜塔利婭·桑索諾芙娜·基里奇柯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圖書室管理員，管理外國書籍。薇羅奇卡走出去。

會晤延期了。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有些不舒服。但是人們都希望能够快點接見蕭伯訥。

人們又在我在的時候打電話給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她嘮叨一番以後就指定了日期。但在嘮叨時卻出現了新的語調。她的談話計劃大概已經成熟了。

蕭伯訥同阿斯托爾夫人來到哥爾克，帶來一大盒巧克力糖和一本自己的著作送給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瑪麗亞·伊里尼奇娜也參加了這次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同蕭伯訥及阿斯托爾夫人的會見。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講到這次會見時說道：

——我們的話題並不是千篇一律的。我們談到劇本，談到教育，還談到別的什麼事情。從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可是蕭伯訥突然問道：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怎樣保障你的生活的呢？

我沒有明白這個問題的意思。他又重說了一遍。——我們可以用法文來談嗎？——我說。我的法文比英文好。

——很好。——他回答說。他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來。

問題提得很清楚，于是我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完全沒有保障。——我回答說。

現在他也驚訝起來了。

——完全沒有嗎？——他又重復一遍，他的話里顯然流露出一不相信的聲調。——可是您並不怎麼年輕了。

——我不認為自己是老太婆。

——不，不。我是想說……——他突然打斷自己的話，他愉快和嘲笑似地对阿斯托尔夫人說道：在蘇維埃國家里對婦女也同樣不能談到年齡。你要記住。——于是他又繼續談下去，說完他所未說完的話：我只是想說，在人的一生中，有時總不免要想到自己在年老時的生活保障問題。

——在歐洲——是如此，但是在我們這裡，有國家的關懷。我何必去想它呢？

——社會保險嗎？——蕭伯訥這樣問——我了解這個問題。我在英國研究過這個問題，在這裡也聽到過很多。你們這裡沒有取消著作權。列寧的許多著作，用世界各國文字出版，著作權遺贈給您了嗎？

——列寧的著作是屬於人民的，屬於蘇維埃國家的。——我說。

蕭伯訥很快地把臉轉向阿斯托尔夫人：

——你明白了嗎？这是对糊塗問題的聰明的回答。

她沒有明白或者是不想明白。

——你們这里，丈夫死后，妻子可以領撫恤金。你領过撫恤金嗎？

——沒有。我有工作，可以維持自己，为什么还要撫恤金呢？

这一点是阿斯托尔夫人所真正不能明白的。

——怎么是为什么呢？——她冲口而出。

她用鉴赏的眼光看着我的衣服和鞋子（我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极便宜的）。阿斯托尔夫人不明白：如果你的穿着是这样，怎么能够不想領撫恤金呢。

屋子里籠罩着难堪的緘默。我想結束这次会見，因此取出我所著的《列宁回忆录》递给蕭伯納。

——我很高兴，我很感动，我感謝，——他說——你所写的列宁回忆录，必定是引人入胜的。他停了一分钟后又說：——但是从妻子对丈夫的回忆中是不能认清真相的。

在倫敦的客厅，这句话可能被当作俏皮話来領会……但是在哥尔克，在列宁所住过的房間里，在列宁的家里……

——列宁和我，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首先是共產黨員。这就決定了一切。所以在书里所讲的是我們的共同斗争。

蕭伯納翻閱了一下书。

——人总归是人。——他說。

应当請一請他們，那怕是請他們喝茶也好。当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在准备茶的时候，他們已經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我已經請他們吃了英国的巧克力糖。——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說。她的叙述到此为止。^①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一道弯曲的小河在下面奔流着。这条河从古老的木房子的窗戶是看不見的，因为河岸很高，峭壁很陡；只是从右边傳來喘气声。这是水电站在发电。我喜欢这所房子及其周圍的景致，也喜欢那条徐緩而下的道路。那条道路在轉弯的地方就突然不見了，它远远地伸入到什么地方，然后又重新露出来，像一条細綫伸向綠色的远方。两旁的小树慢慢地向道路靠近，但是当它們完全靠近道路以后，他們又向后离去，然后再向道路靠近。眼前是小树林、山崗、林边草地，远方有一片古老的原始的森林像墙壁一样地

① 当我朗誦我所記下来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这个叙述时，薇·索·德里德佐增加了准确性的說明：“有一小罐上年的果醬，而且我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还拿来了蜂蜜。”我觉得她的补充并没有改变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所讲的那个意思。

聳立在那里。

房子建在河岸的山上，山坡急劇而下，房子的另一面是平原；那邊似乎沒有山崗、沒有山、沒有小河、沒有陡峭的斜坡，只有嘈雜的公園、黃色的沙路、透過綠葉的白色的大鐘樓和隱藏在灌木后面的無人注意的大墓地。這就是阿爾漢格爾斯克休養所。我非常喜歡它。

我這次到這裡是夜晚，呆了幾個鐘頭，因為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在這裡休養，克拉拉·蔡特金也住在這裡。

有人告訴我，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在涼台上。她不是一個人，菲利克斯·科恩和他的女兒、列別捷夫-波利揚斯基、薇·索·德里德佐也都在那裡，坐在茶桌的周圍。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的精神很飽滿。他們正在那裡談文學。

——可是我更加愛好古典作家們的作品，——她說。接着她朗誦了涅克拉索夫的詩。她的朗誦好像說話一樣，很自然，沒有一點做作的樣子。但是，她念每個作家的作品時都是按照他們獨具的風格來念的。念普希金的詩不同於念涅克拉索夫的詩，念萊蒙托夫的詩不同於念奧格遼夫的詩。

她朗誦的詩，通常都是她的思想、心情的表露。她精神爽快時，特別喜歡朗誦。

她現在還是這樣。可是這時正在進行爭論。她

想使爭論熱烈起來，因而就停止朗誦涅克拉索夫的詩而朗誦萊蒙托夫的詩：

“你想知道我在外邊作什麼？

——我在外邊過活”……

在萊蒙托夫的詩中表現了鬥爭。而這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所重視的。

——要使青年了解古典作家們，熱愛他們，善于正確評價他們，而不要把他們當作無用的廢物扔掉。可是把他們當作無用廢物扔掉的這種危險是有的。

有人反駁說：現在青年對古典作家們是了解的。對他們不信任、厭惡，那是過去的事情。有人把這樣一件事當作笑話談起：

——你喜欢塔齊雅娜·拉麗娜嗎？——教授問。

——蠢貨。——工农专科学校學生回答。

——你這是什麼話呀？

——蠢貨。——工农专科学校學生重說一遍，並沒有感到難為情而且解釋說：如果她已經愛了奧涅金，那何必再同公爵鬼混。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微微地笑了起來。

接着她就以很低的声音念起来：

悲戚的惡魔，被譴貶的精灵，

在罪惡的大地上空飛行。^①

——又是这个惡魔！你又在朗誦自己所喜欢的

① 《萊蒙托夫全集》1953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75頁。

“恶魔”。——薇罗奇卡叫了起来，她自己开始朗诵道：

我們厌恶
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
向左！
向左！
向左！

——静些，你会吵醒克拉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说。但薇罗奇卡已经走开。她高高地抬起自己漂亮的头，仍然高声地朗诵完这首诗：

挺起英勇的胸膛前进！
看无数的旗帜满天飞舞！
谁在那里向右转？
向左！
向左！
向左！^①

——我喜欢莱蒙托夫的语言，是因为他的语言完全没有过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继续说道。

于是她又低声地、慢慢地、仿佛在倾听莱蒙托夫的诗似地朗诵起来：

说吧，叔叔，要知道
被大火烧毁的莫斯科，
没有白白地让给法国人。^②

①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1939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9—40页。

② 《莱蒙托夫全集》第1卷第252页。

談話中斷了。^①

——我們去看看克拉拉好嗎？——她對我說，並且站了起來。

我們穿過餐廳，向右轉，到了克拉拉·蔡特金門前。

——可以進來嗎？——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問道。

——可以，可以，請進！

克拉拉·蔡特金坐在床上，稍許彎着腰，沒有靠任何東西，背後連枕頭也沒有放。腳上蓋着方格的暖被。

她正在口授一個文件。這是一篇演說的草稿。她準備到柏林去。當時是1932年，德國進行國會議員選舉，她和其他的同志都當選了。她要到德國柏林去，是為了當敵人的面表明她的蔑視和痛恨，是為了號召千百万人民起來同法西斯分子作鬥爭。她很激動。因為她知道這次同德國無產階級的會見，可能是

① 有一次，即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逝世前不久，我們又談到過文學。她說：

——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有一次說過，在科斯特羅馬州，我們的——我不記得這是1918年還是1919年的事情——業余文藝劇團比整個法國的還要多。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只是在文學中往往有很多戲劇性的東西，要知道只有當戲劇中提供出生活真相的時候，才是好的戲劇。難道不是嗎？在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中就写出了生活真相。

最后的一次。她不知道她的精力是不是能够使她到达柏林，使她去发表演说，去揭发法西斯的罪恶。她知道自己精力有限。医生不同意她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也很激动。多年的友谊、共同的斗争把她們联结在一起。在那里是什么等待着蔡特金呢？可能是逮捕、监狱、死亡？可是她們所談的却是在那里要做的事情，彼此都掩盖着自己的不安情緒，因为必需前去。

我是由切利亚宾斯克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那里正在建設拖拉机厂。虽然工厂已經投入生产，所生产的第一批拖拉机虽然已經在农民的田間耕作，但是建設工程还在繼續进行。也許是因为克拉拉·蔡特金要到德国去的关系，所以她特別詳細地詢問了工厂开办的情形、建設工程的进行情形、人們成长的情形、克服各种困难的情形。她对每个細節都很关心。她很关心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也許是为了要我把这些情况告訴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才邀我来看克拉拉·蔡特金的。

——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正在写一本关于拖拉机工厂的小說。——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說。于是蔡特金就要求我立刻念几頁給她听。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一句一句地帮她翻譯出来，就好像她的面前放着一本印好了的书一样。快要讲完的时候，她停了下来，不知为什么，她用俄文讲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第一件产品这

段的最后几个字：

“开动了，开动了。”

克拉拉·蔡特金也接着用俄文重复了一下：“开动了，开动了。”

*
*
*

大約过了一年……还是那个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是那所房子，还是紧靠着餐厅的那个房間，窗外还是那样的景象，还是那张床，只有被子不知为什么是灰色条纹的了。这可能是毛毯？

但是她已經看不見这被子了。死神已經临近，她就站在床头，赶是赶不走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另一件事大家也很清楚，即斗争仍然在继续着。

她曾到了柏林，作为老議員，她主持了德国国会的开幕典礼，說出了自己的話——共产党人的話。

她曾为之献出力量，她曾对之产生过感情，献出过生命的事业，并没有在她的意識中消失，也沒有被面前的死神吓退。

克拉拉·蔡特金現在还在口授：

“法西斯主义建立了在体力和精神方面毁灭劳动人民的制度，建立了比中世紀那种恐怖更加野蛮殘暴得多的制度。”

我們像那次一样，又来看她，可是这次只呆一会儿。她在这病情严重的时候，还是对周圍事物感到

很大兴趣，还是那样满腔热情地奋斗着。

后来，在她去世以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送我一本克拉拉·蔡特金所写的小册子，她还念了自己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的一段：“克拉拉·蔡特金总是把苏维埃国家看作国际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前哨，她非常注意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为每一成就而高兴。”①

她最后说：

——你还记得吗？“开动了，开动了。”

我记得这个夜晚，我记得这间充满落日余辉的房间，这位为继续生存而不怕牺牲的妇女。

——这就是生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说。

克鲁普斯卡娅在 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上

“我不能来，我请求把会议延期。卢那察尔斯基”。

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使人发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统一劳动学校章程草案”也分送出去。会议应该在今天晚上五点钟召开，可是在一点的时候接到了这个电报。因此又要把一切都搁下来，而时间是

不等人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規定在八月的下半月召开。各州都在进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代表大会要审查和批准这个“章程”。可是又来了这个电报。大概是彼得格勒的方案沒有准备好。彼得格勒的方案正在卢那察尔斯基领导下詳細拟訂，当时卢那察尔斯基仍在彼得格勒工作。

过了几天，即8月1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开会了。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主席。他說出了意見分歧的实质：

“彼得格勒委员会提出这样的問題：苏維埃共和国的全部学校現在要用什么方法轉到宣言上概括指出的那个阶段……莫斯科委员会走得远些，它提出了一个更为革命的、在实际上难于实现的計劃，它弄断了必須搭在成千累万的旧式学校和我們的根本方案之間的那座桥梁。

第二个意見分歧是：虽然在两个宣言中都付予劳动重要的地位，但是彼得格勒委员会仍然責备莫斯科委员会，說它把学校这样一个培养人材的机构，为学校公社而牺牲了，莫斯科委员会則指摘彼得格勒委员会，說它过于忠实于学校本来的精神。

一部分人把生产劳动提到第一位，另一部分人是一般地对待劳动，而主要是要使劳动仅具有教育意义。”^②

① 《列宁給全世界妇女的遺教》1933年巴塞尔版第3頁。

② 參看1918年8月1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會議記錄。

爭論異常激烈。列彼申斯基在发表关于学校公社的意見时，談得很广泛、很不集中；波茲涅尔談得有条不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則像談家常話似的，談得很简单明了。她的态度与众不同。她在两个方案中都找到了一些优点和缺点。她认为，彼得格勒的代表所提出的劳动問題是不正确的，“我們必須力求使孩子們在實踐中了解一切基本的生产部門”。

她繼續說：“在第二个阶段生产劳动的中心必須放在学校以外，这才不致于真正搞成故步自封的公社。这样才可以使孩子們获得生活的經驗，了解工厂、农业、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情况，但是同样也必須善于把这种社会劳动系統化，使它和教学联系起来。”

她认为，莫斯科代表沒有說明劳动和教学的联系問題。彼得格勒代表的有力的方面是他們为系統的知識而斗争，他們“沒有拋棄事业的教育方面”。

克魯普斯卡婭所要求的是保証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联系的学校。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为
綜合技术学校而斗争的战士

克魯普斯卡婭当时还没有負責学校教育方面的

工作，那时她是教育人民委员会校外教育处工作部的负责人。在讨论学校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时，还是必须有她参加。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比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其他领导者更加通晓教育史和教育学理论。无论是卢那察尔斯基，或是波克罗夫斯基，列彼申斯基，还是波兹涅尔都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些问题。

她深悉学校事业中的实际工作，精通一些科目的教授法，她本人曾在学校工作过许多年。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经常在列宁的旁边，随时都可以征求列宁的意见。她对教育学作过科学的研究工作，她曾经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侨居国外时她又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一书的序言中，谈到推动她着手写这本书的原因：

“必须为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刻做准备，必须准备好教育战线。这项工作是不容缓的工作；当战争一爆发的时候，就必须紧紧地抓住这项工作。”^①

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列宁正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那时不仅要考虑到在革命的时期应当怎么办，而且还要考虑到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应当怎么办。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列宁的建议而

①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著作选集》1957年莫斯科版第142页。

写的这本书是符合这个任务的。列宁看过这本书。在列宁給高尔基的信中，对这一点說得很清楚。列宁在信中坚决主張出版克魯普斯卡娅的这本书。列宁写道：此书作者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书里面有作者个人的見解，也有关于欧美新式学校的材料，作者对民主思想的历史作了一个概述，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对过去偉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是闡述得不正确的，或是以不正确的观点去闡述的”，作者“对現代的、即帝国主义时代的教育的变迁，都根据近年的材料作了一个簡明的叙述，这对于俄国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启示”。

克魯普斯卡娅的这本书发挥了列宁的思想，而且据列宁看来，发挥得很好。克魯普斯卡娅的这本书是教育学史中的第一本馬克思主义的著作。絕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第一国际早已注意到学校教育，以及馬克思怎样解决这些問題的。毫無疑問，它是当时国内所有关于教育学的书籍中的最好的一本。

这本书是1915年写成的，但它的作者以后也还在繼續研究这些問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后来所发表的文章和党綱中有关国民教育部分的修改草案（据列宁的說明，草案是由克魯普斯卡娅拟定的^①），都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

① 參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24頁。

草案中有这样几行：

“对未滿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費的普遍义务綜合技术教育（从理論上和實踐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門）；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結合起来。”^①

这就是解决有关学校教育的主要問題时必须要有克魯普斯卡婭参加的原因。無論是在委员会中，或是在出版物上，或是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内部，或是在拟訂“統一劳动学校章程”的时候，或是在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上，她都不得不为綜合技术教育而进行斗争。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格勒的代表們坚持要办示范性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劳动只当作教学方法。

“为什么要把宝贵的童年时代，浪费在需要時間很久而又做不好的那些縫补衣鞋的事情上！”——彼得格勒派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明仁斯卡婭說；她认为学校不应当教“縫补靴子”。

波克罗夫斯基一般地发表了反对劳动教育的言論。

为綜合技术教育而进行的斗争，首先就得由克魯普斯卡婭来领导。

“在目前，——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說——集体劳动必須是教育的中心……应当使这种劳

① 參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39頁。

动为科学的光辉所照亮，应当通过劳动了解整个的生产，通过劳动了解社会的生活。因此，教学和技术知識之間的关系是很深切的。”^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代表会议^②对这点 声言說，“生活还没有提供充分确实可靠的材料作为我們对这些問題作出決議的基础。”

无产阶级文化派反对綜合技术学校。

① 《克鲁普斯卡娅全集》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69頁。

②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1917年9月成立的所謂的文化教育組織协会。十月革命以后，它繼續存在，作为“无产阶级业余自願組織”直屬于教育人民委員部，它要求“自治权”，反对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在共产党領導下的实现无产阶级一般政治任务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論家們（波格丹諾夫，普列特涅夫）在艺术方面的观点，完全与馬克思主义相对立，他們否认文学和艺术党性，宣揚拒絕文化遺產，硬說工人阶级應該以人为的方式創造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他們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贩卖波格丹諾夫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在艺术方面助长不健康的傾向（未来主义，頹廢思想，形式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恶劣原則，遭到了共产党方面的严厉批評。在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說中、在列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決議草案中、在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信中，都揭发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立場的反动本质。

到二十年代中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些个别組織，已轉归工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导，到1932年它就彻底瓦解了。

在通过党綱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暂时沉靜的辯論到 1920—1921 年又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了，党綱中关于綜合技术教育制度已用克魯普斯卡婭所拟定的草案上的文字表达出来。爆发这次辯論是有其基础的：外国的武装干涉已接近尾声，提出关于国家过渡到和平建設的問題，已經日益迫切。

早在 1920 年 1 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了必須制定俄罗斯国家电力化計劃的問題。早在那个时候他就认为国家的恢复必須在新技术基础上实现，通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途徑是沒有的。后来，他的这种思想就表达为：“共产主义是苏維埃政权加全国电力化。”

这个任务要求文化有高度的发展，要求有綜合技术教育。在这个时候圍繞着学校教育而发生的那种斗争，就尖銳化了。这种斗争是一般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和贊同綜合技术教育的人們，认为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結束，以俄罗斯国家电力化为基础的經濟的恢复，就会为綜合技术教育建立基础，可是，反对綜合技术教育的人却认定現在已經非常明显地表明，提出綜合技术教育制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空想，就是完全脫离现实生活的要求，并认为現在已是拒絕这种思想的时候了。

——沒有什么学校可以实行劳动教育。——波

克罗夫斯基說。

他认为，劳动学校过去沒有，現在也不会有。

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肯定地說：“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識，可以說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識仍然保持了旧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論与实践脫节。”^① 列宁认为我們所需要的学校，不是理論与实践脫节的学校，而是劳动学校；他认为苏維埃学校与资产階級学校不同之点，不仅在于学校中公共紀律內容的改变，而且还在于对事实的說明不同。列宁认为这不是全部不同之点，他认为苏維埃的学校必須把知識和实践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波克罗夫斯基的立場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批評，而且是对純技术观点派的立場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批評，因为他們是从另一端来使理論与实践脫节合法化的。他們所需要的学校是培养狹隘职业的学校，他們坚决主張减少有关普通教育和世界观的教材，立意要以狹隘专业的技能去訓練孩子。很多人觉得他們的要求是实际的，是生活所引起的，是最符合当前要求的。

——簡直是九十年代的“經濟派分子”！——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气憤地說。——只見树木，不見森林！他們比誰都嚷得凶，好像只有他們

①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52頁。

比誰都知道國家的需要，可是他們卻不懂得同手工業者一起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這就是問題的全部實質。

他們想通過國民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本身，使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固定起來。他們不明白只有和工人、農民在一起勞動，才能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列寧還引用了另外一個理由來反對純技術觀點的人，這些人要求減少有關世界觀的教材。列寧則要求增加有關世界觀的教材，要求青年掌握“科學原理”，要求青年能夠獨立地形成自己的世界觀，能參加父輩的勞動；要求使青年成為機器的統治者，而不是機器的附屬品。他認為，制定學校教育綱領時，必須考慮到二十年代的青年一代要建設共產主義的問題。因此，就必須掌握各種知識的總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說出擁護純技術觀點的人的姓名，沒有使用綜合技術教育制度這一術語，是有其理由的。1920年12月舉行了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和黨的第一次會議，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要批准俄羅斯國家電力化的計劃，而黨的第一次會議則是根據俄羅斯國家電力化計劃——列寧曾譬之為第二個黨綱，——來討論文化機關和規定這些機關的工作內容。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結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時，又發揮了他在俄國共產主義青

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說的論点。

他很勉强地同意把学习年龄标准由十七岁降低到十五岁，他特別着重指出党把这个标准看作是由国内經濟破坏而引起的临时的标准。他要求增加职业技术学校一般科目，反对过早的专业化。他坚决主張立即施行許多現時已有可能实行綜合技术教育的措施。“所有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木工、鉗工以及其他，——他說——但……”。問題的实质就在这个“但”字上。学校應該培养的不是普通的木工、鉗工，而是具有綜合技术知識的共产党員木工、共产党員鉗工。

他要求教育人民委員部提出通过学校把教育与劳动結合起来的那样的綱領、那样的教学計劃，他責备克魯普斯卡婭，并不是因为她維護綜合技术教育，而是因为在她的提綱中沒有提出实现綜合技术教育的实际办法，特別是沒有可以据以着手执行的那种綱領。列宁认为沒有好好地注意到学校建設的經驗。

根据列宁的指示，教育人民委員部改組了，并且成立了国家学术委员会^①的科学教育部，它的任务是拟訂保証实现初步綜合技术教育制的計劃和制度。克魯普斯卡婭被任命主持科学教育部的工作。

① 国家学术委员会当时直属于教育人民委員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是波克罗夫斯基。——編者

克魯普斯卡婭是国家学术委员会 科学教育部的领导者

“問題已經協商好了。我們等着你来。我們請你負責領導科学教育研究所”，这是卢那察尔斯基1922年寄到布拉格給我的信。

我出差回来以后，就到克里姆林宮去看他。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向我詳細詢問了国外的情形，問了很多，他对于他的著作譯成欧洲許多国家文字的事情很感兴趣，他又讲了一些苏联国内的事情，辞別时，他告訴我应当去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商談科学教育研究所的工作計劃。

第二天，我去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

——請你稍等一下。——当我走进房間的时候，德里德佐这样說。她走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办公室，随手把門紧紧地关上。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办公室只有一間房間，而秘书們的則有两間。秘书們办公的两間房間一左一右地紧靠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办公室。凡因政治教育工作問題、私人的事情、与她的社会活动有关的問題来見她的客人，都归薇娜·索洛莫諾芙娜接待。凡因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問題、因学校教育問題来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的

客人，都归宗貝接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办公室的两扇門，都与她的房間的那个大窗子相銜接。光綫从右边射到桌子上。由桌子到窗子之間的距离有两公尺。

——工作压到我們的肩上来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用这句话来代替了問候，接着她就立即談到摆在教育人民委員部面前的一些新任务。她交給我一份国家学术委员会已經批准的計劃草案，請我提供詳細的意見。

——要正确地了解新經濟政策，就得要加强思想斗爭，为我們的世界观进行斗爭。——她在我告辞时說道。

我們在1918年所遇到的那些問題，現在又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些問題是：对于各种年齡不同的孩子們应当規定什么样的劳动？劳动应当怎样与理論联系起来？应当怎样制定学校的教学計劃？教科书应当是什么样的？教师在学校里应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当怎样安排好学校与居民的联系？少先队組織的工作范围有多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怎样为学习熟练技巧而奋斗？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不忽視学校的实际成就，或把那些成就扔到一边的。恰恰相反，她认为必須使它們成为一切学校的財產，巩固和繼續发展这些成就。因此，实验学校网繼續不断的扩大，各种代表會議經常召开，各杂志也很乐意刊載关于一

般學校的成績的文章和材料。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沒有拋開她在这个時期所完成的那種理論工作，她不誇大成績，也不輕視在創辦綜合技術學校過程中所產生的困難。

問題是理論與實踐、與社會勞動的聯繫，是使這種聯繫在教學大綱中表現出來。因此，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不僅吸收著名的老教育學家（布隆斯基，薩茨基）來參加國家學術委員會科學教育部的工作，而且還吸收在革命時期出現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來參加科學教育部的工作。尖銳的意見分歧並不能駭退她，如果她發現這些人都是站在蘇維埃的立場上，如果她確信尖銳的鬥爭是因為大家都想更好地幫助蘇維埃政權完成其面臨的任務這樣一個願望所引起的。她極其廣泛地吸收各不同知識部門的學者、工程師、農學家們來參加擬訂教學大綱、編寫教學法論叢、編寫教科書的工作。沒有這些人，孩子們的社会工作問題，孩子們在工廠和農業方面工作的問題，就不能獲得周密的考慮，也不能實現。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親自到工廠、到泥煤采掘場等地方去。她不僅是去做一般政治問題或做教育問題的報告，而且是去觀察人們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

沒有群眾參加是不能創辦綜合技術學校的。她說。她深信共青團會給予極寶貴的幫助。共青團團員這一代人將建設共產主義，並生活在共產主義社

会中；他們会敏銳地感覺到必須用什么和怎样去培养少年，以便使他們在斗争中和建設中找到自己的崗位。他們的意見、願望是不能忽視的。他們是会帮助創辦綜合技术学校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在为綜合技术教育制斗争时，常常号召男女工人、农民和农妇来帮助。

她对現在和过去的各資产階級国家的教育学不是避而不談的。她认为應該善于向敌人学习，而且在各資产階級国家里也有我們的朋友，所以她不仅留心注意欧美各国的教育思想，而且还向讀者介紹这些思想。

有一次，我看到她非常激动。

——究竟到了什么样地步！——她大声地說。接着她就說，有一个在外国出差的教育学教授竟要把在苏維埃国家共产党人中間的許多意見分歧提交西方資产階級教育家們去評判。她非常憤怒地說：

——想要向誰請教呢，打算依靠什么人呢，依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老实說，他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

对有价值的东西要加以研究，加以吸收，这并不等于要从資产階級或社会民主党的教育学理論家中間选定公断人。这件事引起了她的抗議、无情地譴責。

但当我同她談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保育院、幼儿园、科学教育机构的时候，談到了解各資产階級国

家在教育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也有益處的時候，談到在我們的科學教育研究所里研究、批判和吸收那些有益於我們的東西的時候，她說她也是這樣想。

——現在我們甚至於還沒有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教育學觀點的著作。——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說。——為什麼你不從事這個工作？

我同意了。後來我到由她所發起而成立的共產主義教育研究所工作時，就把它們這些題目列入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計劃。另外，還列入了對社會民主黨人、空想社會主義者、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教育學的研究工作。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認為設立共產主義教育學院，即設立培養教育領導工作者的共產主義大學乃是完全必要的。

國家學術委員會科學教育部工作的初期，曾創辦了一個機關刊物——《到新式學校之路》，這個名稱不是大家都喜歡的，但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卻堅決主張用這個名稱。她對所完成的工作是不給予過高的估計的，因為她很清楚地知道：列寧對學校的要求、黨對學校的要求很高，前面還有很多困難。她認為《到新式學校之路》雜誌，必須把希望為綜合技術教育制而進行鬥爭和已經為它進行鬥爭的志趣相同的那些人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 *

*

在克魯普斯卡婭主持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大約成立十年后，党中央通过的決議中写道：

“学校为实现学龄儿童义务教育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同时，又在学校教学与生产劳动及社会工作相结合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因而奠定了在綜合技术教育制度基础上改造学校的基础。

学校工厂增加了，尽管数量不足，設備簡陋，但它們使学校同工厂、国营农場、农业机器站、集体农庄挂了鉤，这就使得我們能够日益更加广泛地来加速学校的綜合技术教育。”^①

* *

*

现在当工厂自动化已經实现的时候，当远距离操纵发电站正在实行的时候，原子能已为和平建設服务、农村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已使用机器、每天都有新的改进的时候，对于为各种年齡的孩子們选择普通教育的教材問題，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孩子們可能掌握的已是另一种生产程序，并且它們之間的联系，也应当不同了。

早在1923年时，克魯普斯卡婭就写道：“我們所处的时代，已經不是手工业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而是使一切生产受到深刻影响的大工业占統治地位的时代了。生产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改进；在

① 1931年5月9日《真理报》。

五年前曾經在技術上是最新的东西，現在已經被淘汰。”^① 她認為必需用科學技術最新成就的知識來培養孩子們。她要求把教學大綱上的一切過时的东西都一律取消。因此她曾吸收巴赫和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布里茨克和阿尔漢格爾斯基、查瓦多夫斯基和烏沙科夫等院士們來參加編制教學大綱、編寫教科書的工作。

——學校必須準備迎接明天。——這是她愛說的一句話。

她是向前看的。克魯普斯卡婭的教育學，對實現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它的作用，這點是毫無疑義的。

* *

*

人們認為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一個很溫和的人。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這種溫和是與眾不同的，與軟弱毫無共同之點。恰恰相反，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善於以驚人的堅定和細心為黨的路綫進行鬥爭。

她很樸實。當她穿起自己的價錢便宜的衣服，有時穿起已經穿旧了的衣服站在女工們和集體農莊女莊員們中間時，很難看出她和一些年老的婦女有什麼不同。她的談話很普通，她說話時不夾雜外國

^① 《克魯普斯卡婭全集》第3卷第163—164頁。

字眼(虽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精通法文、德文、英文),不引証很多作家的話(虽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一个学識淵博的人),不故作高深。

凡是会见过她的人,都感觉到她关心他的忧愁、他的需要,了解他的痛苦、快乐和他的願望,因为她所会见的人主要是党员、工人和农民,而她的一生都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她很善于辨識誰是剝削者階級的表达者,因为她毕生都是在与世界上的剝削和压迫現象作斗争。她毫无貴族习气。她了解劳动人民的各种痛苦,她熟悉他們的貧穷和困难。她从不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求他們作不可能做的事情。

她和每个人談話时,都善于說出对方感到亲切的問題,使用对方可以理解的語言。因此,人們都喜欢去找她。有时人們还会对她談出一直藏在心里,沒有对任何人談过的事情。人們对她什么都談,她很善于从这些人的談話中抓住党所需要的东西。

“我們终于知道了在驛路上所作的一切;知道了哪个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工人們对它的态度,工人們对它的反应,喜欢它的什么,不喜欢它的什么。当傳单出現时,我們不用去打听就可以通过学校得到关于傳单的散发情形和它們发生了何种影响的最詳細的报导”^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① 克魯普斯卡婭《遙远的时期》1930年國家書籍出版社版第23頁。

她善于給人所必要的建議，善于幫助人，非常關心別人的成就，但她與眾不同的是，她能看出哪些成就就是黨所領導的鬥爭的結果。她並且能以極大的機智和耐心使周圍的人了解這一點。她能把人們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因為她有極寶貴的革命經驗、豐富的生活知識，她是一個理論素養很好、有着完整世界觀的人。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也善于進行最平凡、最細微而又為黨所需要的工作，因而節省了列寧去進行這些工作所要耗費的精力和時間，同時她也熟悉了列寧所做的一切工作，所以列寧經常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商量問題。

十月革命以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當選為蘇維埃代表，獲得了普遍的信任和愛戴。難怪她每天要接到幾十封來信，信上寫的不僅有關於學校、圖書館一類的問題，而且還有關於紡車、稅務、官僚主義以及各地違法亂紀的問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信里所談的真是無所不有！有時候，人們向她提出的很像是一些要求：

“……你是我們蘇維埃的委員，所以要勞你的駕，請你來信或是為我們忙一下。”——這是一個農民寫的，這個農民所在的鄉村連最詳細的地图上也沒有，但這個鄉村卻選舉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為該村蘇維埃的委員，並要求她為它“忙”一下。而她也真的為它“忙”了，她把事情弄明白後又寫信去告訴了村里的人。在蘇聯，這樣的鄉村有很多，這

样的城市也不止一个，而她都給它們回信。事情还不止这些。她还善于从个别事物中看到一般情况。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一位国务活动家。

有一次，我碰到她正在做一件令人想像不到的事情：她在画曲綫。我开玩笑地說：

——大概斯維尔德洛夫斯基的哪个孩子沒有把課題解答出来吧？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剛从伏尔加河和卡馬河流域旅行回来，她在“旅程中”曾到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去了一趟。她笑了一笑，很郑重地說：

——我正在作社会主义竞赛的总结。没有任何人同我签订社会主义竞赛的合同。于是我就自己同自己竞赛。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要求在不断地增长。计划必須超额完成。

她真是超额完成了计划。

我問她休养得好不好。

——我剛一到，就立刻跑到“三山工厂”去了。一个月前我就應該到那里去作报告了。因此就去了，这样就又完成了一个计划。群众正在成长，不断的成长！这是多么重要呀。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是去休养的，可是因为要作报告而沒有休养，人們总这样对她說：“你什么时候还能从莫斯科再到我們这里来一趟呢？”結果她只好去作了报告。她和人民群众生长在一起，她是以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为准则的。因此群众

都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們有时寄信来問候她,有时寄信来提建議,有时寄信来申訴,有时又寄信来要求什么,有时又寄礼物来,有时什么都有。她对这些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和珍貴。

偶而在朋友的亲切关怀不够时,她就到列宁陵墓去参謁列宁。列宁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她习惯于同他一起考虑事情,她要把自己的忧虑和思考告訴他。每当所思考的問題特別重要时,她就前往紅場,順阶而下,走进列宁陵墓。她覺得参謁列宁陵墓,可以有助于她思考問題,作出最后的决定。

讲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就等于讲述党在数十年中的生活,等于讲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朋友和他工作上的同志。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曾就这一点說过这样的话:

“我在流放时期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此以后,我的生活就追随着他的生活后面,我在工作中尽力去帮助他。讲述这一点,就等于讲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經過和工作情况。”^①

这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当列宁逝世的消息傳遍世界各地,直到中国和印度的最偏僻的小村庄,使一些人感到最真实、最誠摯的哀痛,而另一些人又在幸

① 克魯普斯卡婭《教育著作选集》第18頁。

災乐禍的时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写道：

“男女工人同志們，男女农民同志們！我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請求：請你們不要使自己因伊里奇逝世而发生的悲痛傾注于对他个人的表面崇敬。請不要給他建紀念像，不要建紀念他的、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富丽堂皇的宮殿以及其他等等，他在世时，即认为这一切举动的意义都很小，对这一切举动都感到苦恼。請記住，在我們国家里穷困和混乱現象还很多。你們若願意尊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字，那就請办托儿所、幼儿园、儿童保育院，办学校，成立圖書館，开診療所，建医院，設殘廢教养所等等，而最主要的是我們一起在一切方面来实现他的遺教。”^①

这只有列宁同志的朋友才能这样說。

同教育人民委員的会見和談話

卢那察尔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員有十二年（1917—1929年）之久。当时由教育人民委員部主管的，不仅有幼儿园和中小学，而且还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所，从扫盲起到党校和圖書館为止的各种校外机关，博物館和戏院，电影院和档案庫，出版社和书刊檢查机关，最后，国家学术委員会对所有科学机

^① 1924年1月30日《真理报》。

关和学校进行的理論与方法上的指导工作，也由教育人民委員部負責。

卢那察尔斯基比較注意戏院、繪画、音乐和文学。那时候既沒有苏联作家协会，也沒有苏联作曲家协会，沒有苏联艺术家协会。所有这些事情，都由教育人民委員部負責。

有一次，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卢那察尔斯基請我到办公室去找他。他沒有像往常一样打話来，而是派女秘书来的。这就是說，他現在要和我談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不能在，或不想在电话里談的事情。

我剛一进办公室，他就說：“你看怎样，你能替馬利亚文作保嗎？他想到外国去。”我看了看卢那察尔斯基。他泰然自若地坐在安乐椅上，咬着鋼笔杆。接着又說：“馬利亚文借口說你很了解他。”^①

我对馬利亚文并不太了解。我是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在梁贊遇到他的。

陈旧的州长住宅，显得很沉靜。不久以前这里还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里曾經是工农兵代表苏維埃、布尔什維克州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州委员会。进城的士兵、农民、党员都到这里来。在这里召开过代表會議、讲演会，举行过苏維埃會議。現在，

① 馬利亚文·菲力普·安得烈耶維奇（1869—1939年）是写生画画家和造型艺术家，列平的学生，自1906年起即系艺术研究院院士，从1925年起便侨居国外。

这一切都从这里消逝了。但还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有一个水兵肩上背着机关枪子弹带，腰里挂着那干式手枪和手榴弹站在机关枪的旁边。现在这里是教育人民委员会。这所先前州长的住宅里甚为寂寞，因为知识分子们正在抵制新的、刚刚诞生的政权。

——舒里根同志，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来找你，請問，可以放进来嗎？——站在办公室門旁的一个赤卫队员这样問。

——可以放进来。

一个壮健、穿得很漂亮的中等身材的人走进房里来。这个人的領子浆硬，紅色的綢領帶很考究，皮鞋擦得光亮，头发上搽着油，这一切和先前州长办公室的一些破旧椅子、板凳、破烂的糊墙紙成了鮮明的对照。这个人稳重地走进房里来。

“馬利亚文，他来干什么呢？”——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这样問自己。

还在夏季的时候，农民为回答克倫斯基和契尔諾夫的政策，回答拒絕把土地給农民的政策，就使用了有效的方法，放火燒毀了地主的庄园。現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了。它給了土地、和平、自由，但是在辽远的乡村里并没有立刻理解新的事物。在那里仍然有人认为：据說把一切都燒光要可靠些，誰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黑色百人团和武装干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勾結在一起，威胁着要消灭布尔什維克，消灭人民的成果。“把一切都燒光，这样要

可靠些”。——富农这样想，就这样干了。

“他来干什么？庄园燒了嗎？画毀掉了嗎？”

——我来找你。——他用一种自尊的态度說了这一句，就伸出手来。

我指着一張安乐椅說：

——請坐。

这是一張旧式的、靠背很高的舒适的安乐椅。时代已在它的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不知是誰把椅子上的皮子都弄破了，一些形状奇离古怪的小块皮子下垂到地板上。馬利亚文扫視了一下安乐椅，把它微微挪近了一点，就坐下了。

——我已經把地产連同庄园、附屬房屋一起送給农民了。——他說。

——你給迟了，它現在并不是你的。——我說——你願意同我們一起工作嗎？好得很。我們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們正在燒毀庄园，毀掉一些貴重的东西，必須把能搶救的一切东西都搶救出来。不久以前我們曾經从斯莫利揚諾夫庄园中运出了一批书籍，其中有几章《死魂灵》的手稿。在托尔斯泰的庄园中——你記得，就是那个曾經做內政部总长的托尔斯泰，——在他的藏书里有一些珍本，他要人毀掉，燒掉。我們从克列尔的庄园中运出了矿物和鳥类的标本……这里是一个稀有的陈列館。在我們的这个州里，住着有阿尔赫波夫、麦什科夫、卡利尼欽科、馬利亚文。我們要成立一个画廊，举办展

覽會，建立畫室，我們是有東西給人民看的。你可以在這方面幫助我們。

他沒有作聲。

——你有別的計劃嗎？

——沒有，這正是我所想的，——他說——讓人民來看一下馬利亞文罷。工人、士兵、農民，他們會明白的。過去常常有人從莫斯科到梁贊來。快車急駛着。在你對面坐着一個服飾豪華的年輕太太。她看着國際車廂明亮如鏡的窗戶。外面有平原，有小樹林，有婦女，一些普通的婦女。他們成群地走着，嗑着葵花子，說說笑笑。“你看，馬利亞文式的鄉下人！”——她說着，并用長柄眼鏡向外眺望。我想對她說：“你混蛋，混蛋，若是把你送去采掘泥煤，并強迫你在炎熱天和下雨天光着腳步走幾十公里，那你就會是另一種說法了。”——他用他那雙灰色狡猾的眼睛望着我。——讓人民來看一下馬利亞文罷。他們會說：“馬利亞文是我們的。”

“畫應當搶救出來。”——我這樣想，接着又說：

——事情不能延擱，馬上就去取畫。我們把所有的畫都運到這里來，運到梁贊來，我們要舉辦馬利亞文畫展。你同意嗎？

——同意。

人們把畫從他的莊園里運到梁贊來。畫很多。可是它們還只是馬利亞文作品的一小部分。是一些偶然留下來作品。不能獲得作品的全部嗎？

——若是把画从莫斯科运来呢？——我說。

——从莫斯科运来？人們不让运。——他回答說。

——人們不让从特烈基雅科夫画廊运来。但是从私邸运来呢？

他又用那双狡猾的灰色眼睛望着我。

——这倒是办法。——他犹疑不决地說。

——你知道那些画在誰的手里嗎？

——当然知道。

——我們试着去取一下罢，——我說——但是这就必须到莫斯科去。你去嗎？

——我去。

教育人民委員对待我們很不客气，他們說：“我們不給。”

——我們不是要画。我們是請求从私邸取画的权利。

这里有困难：“那些画我們都登記了。”

馬利亚文很生气。

——你們不知道那些画在什么地方。那些已經登記了的画我們不拿。請給一張証明文件罢。

我們領到了証明文件。也取到了画。

不久以前建成的州地方自治会房屋的大厅，是一个两层高装有两排窗戶的大厅，窗戶都很大。四壁都挂滿了画。这样的展覽会，在梁贊是从來沒見过的。在馬利亚文的画幅中有些新画。最引人注意

的有两幅，它們对着門挂着。一开門，就立刻可以看到它們。其中的一幅，画的是一个老太婆，一个最普通的老太婆。可是她的那对眼睛却是不平凡的。这对使人惊惶的黑眼睛，無論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感到它們在注視着你、瞧着你。另一幅画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这两幅画几乎是并排地挂在中間。这个展覽会既大，又能吸引人。

各工厂和鉄路車庫里，到处都有人高声地說：“到展覽会去！”宣傳員到市場、旅店、农民中間鼓动說：“到展覽会去！”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但是情况正是如此。枪声还在响着，飢餓还显得非常厉害和可怕，白党在进行阴谋活动，外国武装干涉者正向中央地带推进，以便窒息剛剛誕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切都貫串着斗争。現在却突然办起了展覽会。难道这个展覽会不是那种斗争的一部分嗎？“艺术到群众中去！”“艺术是千百万人的！”——难道这不是新的嗎？难道这不是在埋葬过去嗎？

* *
*

——进去，进去。——馬利亚文一边这样說，一边拉着我的手往大厅里去。我进了大厅。里面的工人、农民、士兵很多，把展覽館挤得滿滿的。

——您看。——他說。

我应他的声音向周圍看了一下，发现，在一幅老太婆的画像旁边站着一群妇女，其中有一个大約有

六十岁或六十五岁左右。她扶着一根很长的拐杖在看那幅画。而画框里那个和她同样的农妇也在凝视着她。老太婆陷于沉思当中，一动不动。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

——我和你说过：你把农妇、女工叫来，她们会说：“马利亚文是我们的。”——马利亚文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

“画是我们的，但是你呢？”——我心里想。

在我离开梁赞以前，曾同马利亚文见过几次面，但是在莫斯科，他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打电话来，他避不见面，不愿说出他所打算的事情。

——我不替他作保，也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对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说。

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只是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对我提出了马利亚文的这个问题。

——请你详细点讲一讲。——他说。

我对他叙述了我和马利亚文认识的全部经过。在我叙述的时候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

——是他自己来的？在十月革命的初期？

——是的。

——藏在私人住宅里的画都全部交出来吗？

——“把农民和工人……叫来，他们会说：‘马利亚文是我们的！’”他说过这话吗？

——他说过。

——动摇滑头的俄国绅士。——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沉思着小聲地說。——他怕畫被毀掉，可是沒有人可以搶救那些畫。全部問題就在這裡。沒有人可以搶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微微地現出笑容——假定布爾什維克是些危險的人。誰知道他們想的是什麼，可是除了他們又沒有人可以搶救。于是他就來了。而現在，他又動搖起來了。“也許人們會把蘇維埃政權推翻呢？那時候同他們打交道是沒有好處的。”他還要再考慮一下，去同舊主人商量商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到這裡時，瞧了我一眼，在他的眼里深深地隱藏着玩笑的神氣，他問我：

——如果讓他出國去，會有害嗎？

——可能有害。

——我們冒險試一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

這裡有點兒列維坦畫的風格

有一次，我陪伴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到烏斯賓斯科耶。這是1920年夏天的事情。當時莫斯科實驗示范學校公社正設在那里。

烏斯賓斯科耶是莫斯科州風景優美的地區之一。高高的莫斯科河岸、松林、公園，在河流彎曲折處的对岸是一大片牧場，在岸边林間小道上聳立着一些宮殿式的別墅。

耕地从森林中穿过。森林环抱着耕地。夜晚，当月亮升起、微风吹动的时候，成熟了的谷物就像在乌黑、宽阔、结实的镜框里的无光镜一样。

夜晚，茫茫的浓雾从河里升起，但它升起得越远、越高，就越稀薄，最后终于变成透明的了。温暖的夏天的夜晚，月色朦胧，干草垛仿佛是披着头纱站立在那里……雾在消失。远处更加清彻，月亮升得越高，就越明显地勾画出散落在蓝天下的那些干草垛。多么优美的地区。

汽车奔驰着。彼尔胡什科沃，桦树和杨树林落在后面了。我们转了一个小弯……眼前又是一片田野……右前方是一片农舍……村庄。左边是国营农场的办公室、发电厂、各种建筑物。正前方是公园。汽车奔驰着，一座房子隐约的出现在公园的树木中；已经使人感觉到河岸在房屋的后面中断了，下面的河流蜿蜒如带。

——这里有点儿列维坦画的风格，——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说——列维坦没有在这里呆过吗？——他问我，但没有等我回答，他又再看了一下那座房屋和四周的情形，于是就深信不疑地说：

——列维坦画过这栋房子。——他对大家说——你们看，列维坦画的题材在这里表现得多么鲜明。

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没有说错，列维坦的确在这里呆过，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有一张画是画

的这座房子。我告訴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列維坦什么时候在这里呆过。他因想起許多画、比拟、評語而激动，可是我觉得这些事並沒有耽擱他在学校里面逗留几小时之久。原来他是要通过今天来审視过去、再現过去。他在眺望远方，眺望森林、草地时……就叙說了他对列維坦不同的意見和相同的看法。他視察了各个教室……可是最使他注意的是孩子們画的那些鮮明生动的图画，用紙板作的手工，許多小件的手制品，整洁的本子。

我虽然以前从沒有見過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同孩子們在一起的情形，但我覺得在孩子們看来，他是自己的亲人，是容易了解的、有趣味的。他同孩子們一起坐在一張桌子旁边，坐在孩子坐的板凳上，又說又笑。孩子們也自由无束地在閑談，搶着向他提問題。問題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幼稚天真的，有些虽幼稚而却有深刻的意义。他都一一回答了……他也向他們提了一些問題。大家都很随便、很快乐。在这种簡單的談話和輕鬆愉快的說笑中，孩子們还是感觉到那些不是他們孩子們所能想像到的东西，那些不是他們孩子們的知識，而是一个巨大的复杂世界。不过这並沒有駭退他們，反而使他們注意，使他們感兴趣，鼓励他們发問題。他回答了他們的問題，然后他說：

——我必須赶快到莫斯科去。

同孩子們亲切地分手后，我們就坐車走了。

——一群可愛的孩子，——他說——他們不受任何壓制，他們都是勤學好問的，有主動精神的，開朗的。這只有在我們國家里才有可能！

他對建設、科學或藝術方面正在生長的新事物，感到異常的高興。但這種高興的心情和過去偉大藝術作品所產生的那種令人高興的心情不同。他之所以要保存這些偉大的藝術作品，不僅是因為沒有那些作品，便不能建設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而且也因為那些作品已深入了他的生活中，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沒有這些作品，就會覺得空虛、寂寞、覺得不自在。他認為正在生長的新事物是快樂的另一來源，因為它顯出了明天，延續了生活。他雖然非常尊重無產階級文化派，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和他們還是有很大距離的。他長期地追隨在波格丹諾夫派、馬赫主義、造神派的後面。他不僅在哲學方面受了波格丹諾夫派、馬赫主義、造神派的影響，而且在他的藝術著作中、科學探討中和政治上也是如此。他沒有完整的世界觀。列維坦和達特林、畢加索和巡迴展覽派藝術家們、雜技和柴可夫斯基都能使他激動。

——這終歸是藝術。——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在細看一幅畫的時候這樣說。這幅畫的中央是一根針，針上挂着一塊布片。

——藝術？

——是的。新藝術。必須會理解它。我是理解的。

一路上我們都在談論藝術和孩子們。田野、森林、丘陵紛紛消失在後面。我們的談話仍然在繼續着。不久波克朗山就出現了，莫斯科就在山那面。

走過多羅戈米洛夫斯基橋，輪胎就破了。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打開車門，很快地走出汽車，他對司機說：

——我們先走，你追我們罷。

——請你放心，我立刻就會追上的，我經常總是帶着一個備用的車輪。——司機回答。

我們向前走。當時阿拉巴特街上還沒有現在的這片新房子，還沒有無軌電車，馬路也還不是柏油馬路。在大街的中間鋪着電車軌道，電車沿着軌道叮叮當當地來回奔馳；往來的行人很多，絡繹不絕。人行道上容納不了這樣多的人，有的人一會被擠到石頭馬路上，一會又擠到人行道上。

要想走快點是不可能的。

行人認出了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有的人向他問好，有的人走過去，回過頭來站着看幾秒鐘再向前走。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默不作聲，大步地向前走，他沒有撞着人，也沒有碰着人。

汽車在謝列布良胡同附近追上我們了。他根據汽笛聲知道汽車已來，于是就轉身把車門打開，在坐上汽車時他說：

——維克托利·尼古拉耶維奇，要想再開一次玩笑是不能夠的了，處處都有監督。——他微微地

笑着。

汽車往前疾馳。

克里姆林宮。教堂頂在落日的余暉下閃閃發光。宮牆的紅磚使得黃色的房屋更加突出。

——找得對。除此不會得到什麼結果。哪里也是如此。——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又向我談起關於達特林、關於新藝術的爭論。——由此已經找到一種優良的東西，但它不是主觀的，而是對大家都有意義的東西。

可是我却想起了未來主義者在奧霍特勒亞德所裝飾起來的一些貨亭和列寧表示關懷的話：

——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就喜歡這樣。對他有什么辦法呢？但是應該有個辦法才是。

在星期六義務勞動中

1920年10月2日。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在克里姆林宮廣場上原高等法政學校里集合，要組成一支強大的隊伍去從事星期六義務勞動。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來的很少。但是，波克羅夫斯基也和平常一樣很快地就到了，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稍稍遲了一點。他滿面笑容，精神勃勃，興高采烈地跑上二樓自己的辦公室，當他知道大家已經集合，隊伍就要出發的時候，就很快地走下樓來，

以便站到队伍的第一列。当时天气并不很冷。但他却穿着一件又肥又长，领子很大的皮大衣。这件皮大衣对他来说很不相称。在以前，穿这样大衣的都是神甫和商人。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竟忘了用手托住大衣的前襟，忘了扣上唯一的一个扣子，也许根本就没有扣子。他向前走着，大衣敞开了，下摆拖在地上扫着，他没有觉察到这点。他时而转向这个人谈几句，时而转向那个人谈几句，从他的大领子里露出一个椭圆形的大头，一双深藏在眼框里面的小眼睛，一个大鼻子和一个仿佛稍许下陷在一个角落里的嘴。他的脸生得很不漂亮，但是却充满了人生的乐趣，它令人感到亲切，好笑。

队伍缓慢地向前推进。军事组织员生气了，急忙下达命令。但是没有发生效力。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队伍仍然还是完全以非军人的步伐在前进。

同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并排走的是波克罗夫斯基和明仁斯基。

队伍终于走到多罗戈米洛夫斯基桥。来到布良斯基车站^①。我们继续前进。前面有人在唱歌。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正在搬一块不知是在道路上清理出来的还是从车厢里卸下来的大石头。他们看见卢那察尔斯基时，更精神勃勃地、更愉快地喧嚷起来。他们号召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他们号

① 现在这个车站叫做基辅车站。

召搬石头。但是分配給我們的却是另一种工作。

我們的队伍被分成若干小队，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波克罗夫斯基、明仁斯基和我分在一个小队里面。我們的任务是往車厢里装砂土。但是沒有車厢。車厢停在离此很远的备用綫上。我們去找它。碰到一些困难，可是終于找到了。米海尔·尼古拉耶維奇側着身子，双手朝里走到它的跟前；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說着俏皮話，从后面走到它的跟前，推动它的緩冲装置。

車厢停着不动。我們大家一起用力，推它。它才向前滾了起来。可是我們不知道怎样使它停住。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明仁斯基笨拙地跟在它后面跑。

无产階級文化派分子想到在軌道上放石头使車厢停下来。車厢停住了。

左边是沙土斜坡……右边是一些軌道……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脫下皮大衣，双手拿着鏟子鏟地。地很难挖……

——我們要赶上你們了。——邻近的小队高声地叫喊。

我瞧了一瞧米海尔·尼古拉耶維奇，我覺得，他眼中的那种神气正是他在解决最困难的历史問題时才有。他眼里充滿着沉思、认真的神气。而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則在开玩笑。他談史前的祖先們，談我們的笨拙情况和社会主义劳动的热情。无

論是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或是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考慮生活中所發生的這一規模宏偉的新事物。

體弱矮小的路德米娜·盧多爾佛芙娜·明仁斯卡婭雙手拿着一把大鐵鏟，一邊笑一邊說俏皮話。其他小隊的同志跑來站一会儿，看我們裝車的情形，他們激將地說道：“你們擔負不了。”可是車廂里的沙堆在加高，最後融成一片，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一面用笑話來反駁，一面鼓勵大家加勁干。

裝滿了的車廂很快地向前滾去，比我們先來的各團體都動身回家了；而我們仍在繼續裝車。

組織員走來，看了一陣，用長杆計量了沙土；又看了看我們，然後說：“很好。”

我們把石頭推開，輕輕地把車廂向前推了一下，它就滾了起來。大家在街上集合。還要到崗棚里去交鏟子。這件事情組織得很不好，人們相互擁擠，毫無秩序……雖然很多人都已筋疲力盡，但是都很好。必須趕快走，因為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要在這天晚上開幕。我們走到了崗棚，交了丁字鎬和鏟子，並且還領了一小塊麵包。

領到的麵包的確很小，只有八分之一俄斤，這是莫斯科人所熟知的。它很不像真正的面包，里面摻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八分之一。可是也要經過四小時工作才能得到。

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把麵包拿在手上，取

下夹鼻眼鏡(他的样子这时更是和蔼可亲)，微微地低下头，用一双近視眼看了看面包，就把它完全放到口里去了。

車站附近有一輛馬車在等他。他上了这辆很高的馬車，掩上了皮大衣的衣襟，撩起了領子，就坐着馬車去了。

在别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在演說、写文章和談話中曾不止一次地強調在資產階級国家里，青年人的才能通常总是被埋沒的，所以在我們国家里應該對他們特別关怀。为了这一点，他曾尽一切的努力，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錢来。他虽然是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員，但是各苏維埃共和国的各个地区都有人来求助于他。我不知道，在这些中間真正有才能的人是否很多，可是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却深信有很多，他并且不断地在寻找。他把他們安排到学校里去，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注意他們的发展。有一天，那些青年人中間有一个人給他拍来一份电报。主管这种事情的秘书恰好因事不在。这是一份令人不安的电报。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要司机把汽車开到邮政总局（米亞斯尼茨基街，現在的基洛夫街）的附近。

卢那察尔斯基走进邮局大厅，找到所需的小窗子，拿出皮夹子，把钱数好后，将钱和汇款单一起交给女邮务员。她检查了地址，找了零钱。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转过身来，打算把找回的钱放到皮夹子里，可是皮夹子不见了。他四面看了一眼，又朝地上望了一望，想可能是不小心把它弄到地上去了。结果在地上也没找到它。

——有人偷走了我的皮夹子！——他大声地说。

人们认出是他。大家都帮着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走了。

第二天，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很不痛快。

——不应该自己去。——有誰以責备的口吻說。

他立刻回答說：

——怎么不应该！钱不能缓寄，可是秘书又不在。請別人帮忙嗎？这样不好。

过了两三天，我又到办公室去見卢那察尔斯基。他正在看什么。显而易见他感到非常愉快和高兴。

——我知道事情的結果是会这样的了。——他用这句话代替了問候，并递给我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齐整好看，用詞文雅。写信人請求原諒他所引起的麻煩，表示欽佩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的才干，并說要将皮夹子归还他。

——你看这就是那个皮夹子，——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维奇說——里面装的戈比和鈔票一点不少。竟能写出这样的信！在我們这里，小偷当然是

階級敵人，是過去遺留下來的殘余。但是我們的制度也對小偷發生了影響。小偷竟把偷去的东西還回來！在別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

打 電 話

有一次，教育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開會，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和平常一樣，坐在主席台旁邊的一張安樂椅上。他時而把夾鼻眼鏡舉到眼前，用那雙近視眼去看它，時而用纖細灑脫的書法給這個或那個人寫張便條，同時，他也在注意听取報告的內容，說些俏皮話，進行反駁。他和平常一樣，總是精神飽滿而愉快。

女秘書由他辦公室通到會議廳的旁門走進來。她走到盧那察爾斯基跟前，在他耳朵旁邊小聲地說了一些什么。他立刻就站了起來，請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代理主席，並請大家原諒就走了……討論仍然繼續進行。同志們接連不斷地發表一些簡單的意見。

——要求發言的人都已經說過了，——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說——我現在來作結束語。

結束語也說完了，但是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還是沒有來。

——我想，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不在場，我

們不便通過決議。——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和平常一樣特別客气地說。他似乎是想和緩可能提出的異議，於是又補充說：——我想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馬上就會來的。

會場里籠罩着難堪的沉默。有人提議開始討論另一個問題，等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回來時再回頭討論決議，但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不同意。有人主張去找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

——不妥當，他大概很忙。——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說。

幾分鐘過去了。有些人在那裡翻閱文件，另一些人則在那裡小聲地談話。

——我去找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我說罷以後，站起來就走。我打開門，就看見：安那托利·華西里耶維奇坐在一張矮軟的安樂椅上。那裡只有他一個人，他手里拿着電話機的听筒，在那裡愉快、興奮地說着什麼。他和誰在說話呢？說的是什麼事情呢？這不可能是交談。因為對方始終沒有打斷他的話。只有他一個人在說。

——能進來嗎？——我問道。他點點頭，停了一下，轉身對我說：

——馬上就完，馬上就完。

他拉着我的手，要我坐在他近旁的一張很高的安樂椅上。他立刻就恢復了以前的姿勢，仍然是那樣興奮地講起話來。毫無疑義，他是在口授一篇文

章。最后终于說完了。他放下听筒微笑着說：

——明天是托尔斯泰的紀念日，編輯部来电话說：“請送一篇文章来。”怎么办呢？只好口授。

他精神勃勃，微笑着，对作完的工作甚为滿意，站起来走往會議厅去。他听了波克罗夫斯基的讲话以后，接过主席的职务，把會議繼續主持下去。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的會議上

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波克罗夫斯基的办公室里举行會議。波克罗夫斯基的办公室是教育人民委员会大厦二楼的一間不大的房子。

波克罗夫斯基照常是先到，他和平常一样，不耐煩地看着表，等待其他的人。有时，會議是因为他說他过两点钟就要离开会场，我們已經等了十五分钟，不能再等待下去，他請求允許他宣布开会，并請大家簡單扼要地发言之后而开始的。但在这一天，主席团的委員都来迟了，連照例按时到会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也沒有到。只有柯根^①远远地坐在窗子旁边，默默无言。

从我第一次看到柯根以来，他是很少有改变的。

① 柯根（1872—1932年）是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員，教授，文艺学家。

我第一次看到柯根的时候是1918年秋天，在莫斯科捷維奇波里高級妇女讲习所大厦里一个那时看来很寻常的集会上，集会的讲題很普通：“当前的局势”。讲題虽然沒有改变，可是人們对它的兴趣却沒有消失，因为当前的局势改变了。当前的局势經常充滿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新事件，人們都想認識事件的意义，找到自己的崗位。

报告人讲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全世界对它的反应，最后他肯定地說：我們已开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支援我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在这些发言的人中間也有柯根。他朗誦了工人、农民的一些詩歌，朗誦了十月革命时期出現的一些流行歌謠。

大厅里一片嘈杂声。有人在說：“离題近一点”，“为什么不制止他？难道你沒有听到他的話离了題嗎？”

主席默不作声。搖鈴，再說也无效果。这里什么人都有：男女工人、教师、学生、職員和流浪者。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大会。大厅里不断发出喧嘩声和叫喊声。可是柯根仍然是繼續在朗誦。

——这儿人們所关心的是革命，而他却滿不在乎地在朗誦詩。——傳来了响亮有力的男低音。

——学者，——有人用男中音这样回答說。这里含有責备和輕蔑的口气。——他們都是一些蠢汉。

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笑声，接着就有人发出嘘声来斥责发笑的人。并且有人大声说：“请继续下去罢！”

——你看他那个派头。他不是在看人，而是在看天花板，这也算同志吗！

柯根泰然自若地、平静冷淡地在继续朗诵。嘈杂声开始平静下来。

——我，一个无党派的学者，到这里来，是要向你们提供一个新的论据，证明革命已经胜利。即使饥饿，即使寒冷已向我們逼近，即使武装干涉非常凶狠，白匪到处猖獗，但是革命还是创作了自己的歌曲、自己的诗篇、自己的艺术作品，这就是革命仍然存在、革命已经胜利的最好的证明。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喊：“滚开！”大厅里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

现在已经无须再举出这种论据了。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柯根现在已经不是在群众大会上，而是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上；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克服“理论战线上某些部门的落后现象”，他作为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对这种落后现象是负有责任的。

到会的人越来越多。罩着天鹅绒套子的椅子和沙发都坐满了人。人们又搬来一些维也纳式的木椅。

迟到的人陸續不断地走进来。

——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波克罗夫斯基高兴地說。但是从他的語气里可以听出他有些惊奇。

卢那察尔斯基不担任教育人民委員的职务已經有好几个月了^①，因为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今天會議議事日程上要談到文学艺术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所以他来出席會議。会場立刻活跃起来，熱鬧起来了。討論在繼續进行下去。

——还有一个議事日程以外的問題。——一个参加會議的人說——我們現在正着手建設社会主义的城市，可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对于在社会主义城市里建設什么、怎样扩展文化网的問題还没有自己的意見。应当拟定有关的文件，发出指示。

这个提議是难于理解的。

——社会主义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基說——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嗎？問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問題是还没有城市。但是这是建筑工作者們的事。我們應該研究什么呢？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城市里必須有什么特殊的学校或与众不同的高等学府嗎？

波克罗夫斯基有意反对这样提問題。他站起来，两手扶着桌子，看着下面。他认为在国家学术委員

① 1929年他被任命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会主席团里面竟提出这样的提議是不恰当的。因此他就沒有像平常那样問大家：“誰願意发言？”既沒有話題，所以大家也都默不作声。

——或許是新建城市的詩歌？——柯根清楚地說——为什么沒有。这是一个新的題材。

——你要求发言嗎？——波克罗夫斯基打断他的話。柯根不作声了。可是卢那察尔斯基立刻就站了起来。

——我有意見。

——請說。——波克罗夫斯基这样說，不知是因为疑慮还是因为遺憾，或是抱屈，他随即坐到綠天鵝絨的安乐椅上。

——米海尔·尼古拉耶維奇，——卢那察尔斯基繼續說——他以其特有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証明研究这个問題是如何的必要。

波克罗夫斯基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两只眼中閃爍起調皮的嘲笑的火光。他的眼睛似乎在說：“馬上就会搞出什么小把戏来，应当提防。”

安那托利·华西里耶維奇也微笑着。

——請你們注意一下米海尔·尼古拉耶維奇所談問題的分量。問題在什么地方呢？是的，正是因为我們現在在建設新的社会主义城市。而且我們是照計劃来建設它的。米海尔·尼古拉耶維奇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已經习惯于建筑工作者們成年不断地在建筑城市，习惯于商人在城里的房屋旁边添建厢

房、加盖二楼，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城市里就出现新的街区了。一年一年地过去，要塞式的城市渐渐变成了工业中心。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不过假使我们计划考虑得不周到，那末厢房、新的街区也还是会出现的。米海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档案库修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问题，也应当周密地考虑。必须为市档案库安排地方。档案保管人的住宅也应当计划一下。建筑师可能忘记这一点。可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城市的历史开始于城市诞生之前。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什么样特殊的学校网，这也是一个问题。人们谈论综合技术教育制，谈论工厂高等技术学校。这是否应该在建设计划中得到反映呢？当然应该。这个问题由谁来解决。教育人民委员会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米海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对。我记得，舒里根同志还在我在的时候就要求在公园里设立学校，要辟游戏场，为儿童划出种菜的地段。但在旧的城市中，学校总是被一些住宅紧紧地箝住。怎么办？拆毁住宅是不行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这样作。我们的城市还没有建设好。在那里还没有公用事业管理局和苏维埃主席；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学校里应不应有公园；是否需要幼儿园，幼儿园设立在什么地方：是设在一大所房子里面呢，还是另建单独的房屋？把它建在什么地方：靠近企业吗，或是在专辟的儿童城，还是在大片住宅的院子里

呢？是否用牆隔斷街上的嘈雜聲和塵土，使它接近母親，母親們有時會從窗戶里望一望孩子們，有時還順便到幼兒園走走；母親的關心不會是多餘的吧？問題怎能沒有呢？沒有問題可解決嗎？米海爾·尼古拉耶維奇提出的問題很對。我的結論是這樣：成立社會主義城市中文化機關建設委員會，指定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委員會聯繫，要它考慮問題。波克羅夫斯基是經常輔導檔案庫工作的人，我們請他在这方面發表自己的意見。

波克羅夫斯基站起來。用右手的食指理了一理右鬢上斑白的頭髮後，就把問題提出表決。

盧那察爾斯基的提議通過了。

* *

在同無產階級文化派作鬥爭的緊要關頭，當盧那察爾斯基沒有實行列寧的指示的時候，我曾以責備的形式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匯報了這件事。

——你還是不喜歡他。——列寧接着就問，他問得是這樣出乎意外，使我當時把他的話都記錄下來了：

——我勸你喜歡他。他完全傾心於未來，所以他有那麼多的快樂和歡笑。他準備把那些快樂和歡笑贈給一切的人們。當然這是徒勞無益的，而且白白地墮入了波格丹諾夫的圈套。但我們要把他從那里拉出來。

我不止一次地看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怒的情形，那时，在他的言辞和神色里没有絲毫要緩和下来的意思；相反，他总是斥責，坚决地斥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候也說：“为了这一点，就該把卢那察尔斯基处以絞刑”；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这样說过^①，他想这样来強調出卢那察尔斯基所犯的錯誤的严重性。可是在他激烈地斥責时也会令人有爱护亲切之感。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感觉得非常清楚。而其他的人們也看得出来。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严厉的批評或尖銳的用詞都不感到难受。

听众热爱卢那察尔斯基，他們对他的頌揚并没有影响他认为像列宁这样的人是少有的。列宁的智慧、明确的思想、偉大的气魄，以及列宁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內心的純洁、对当前各种具体情况与未来的深刻理解都使他感到敬佩。

——只說“聪明”还不够，应当說“美”。——有一次在談到列宁的演說时他对我这样說。这句话他也对列宁說过。

列宁很生气。他不喜欢贊揚，不喜欢人們感謝他。可是他自己却感謝每一个尽力工作以促进革命事业繁荣的人，感謝人們的批評、严厉的批評，如果那种批評有助于事业发展的話。

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写的关于綜合技术教育制的提綱上所作的附記中也有这句话。那个提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在1920年末写的。